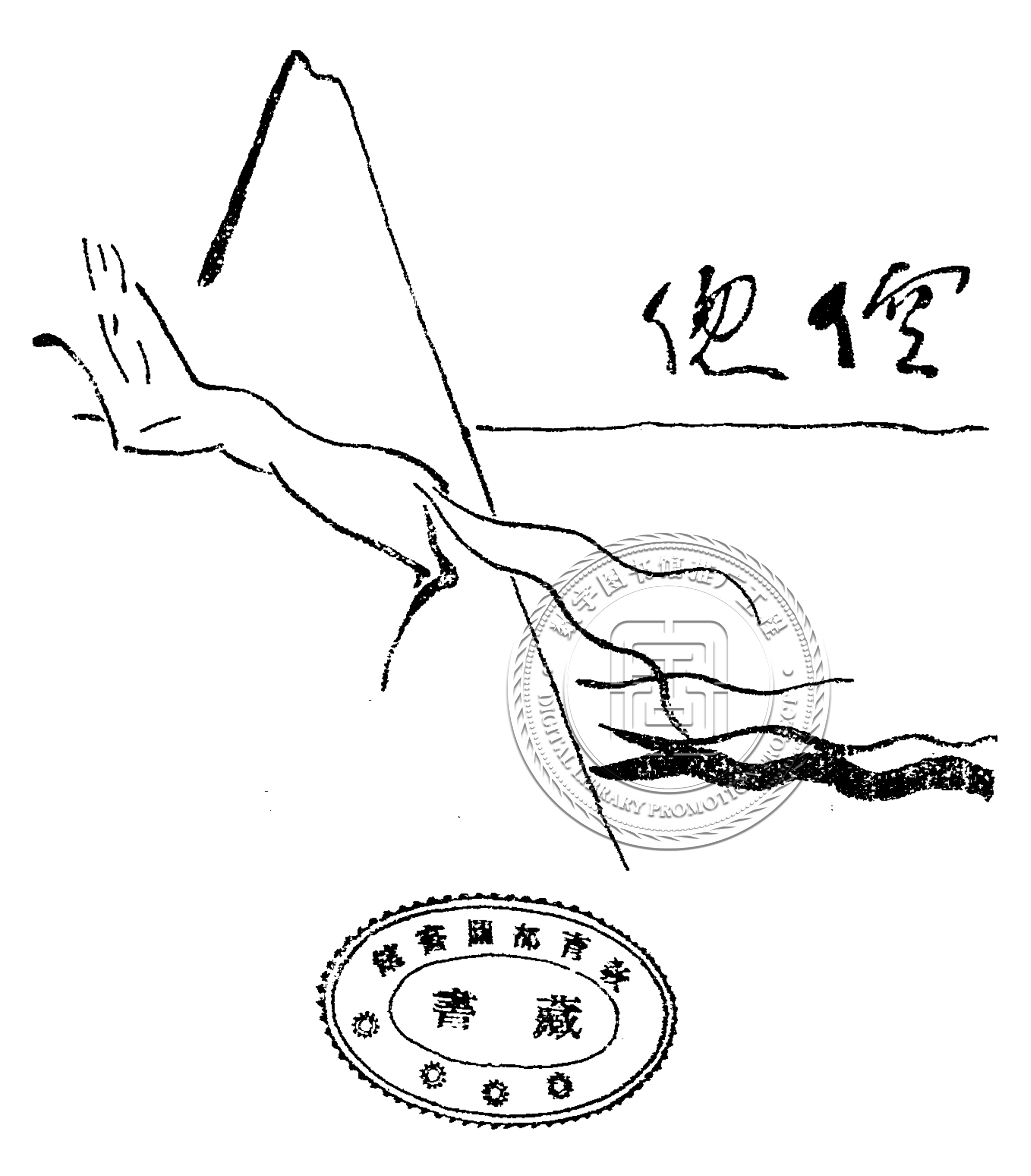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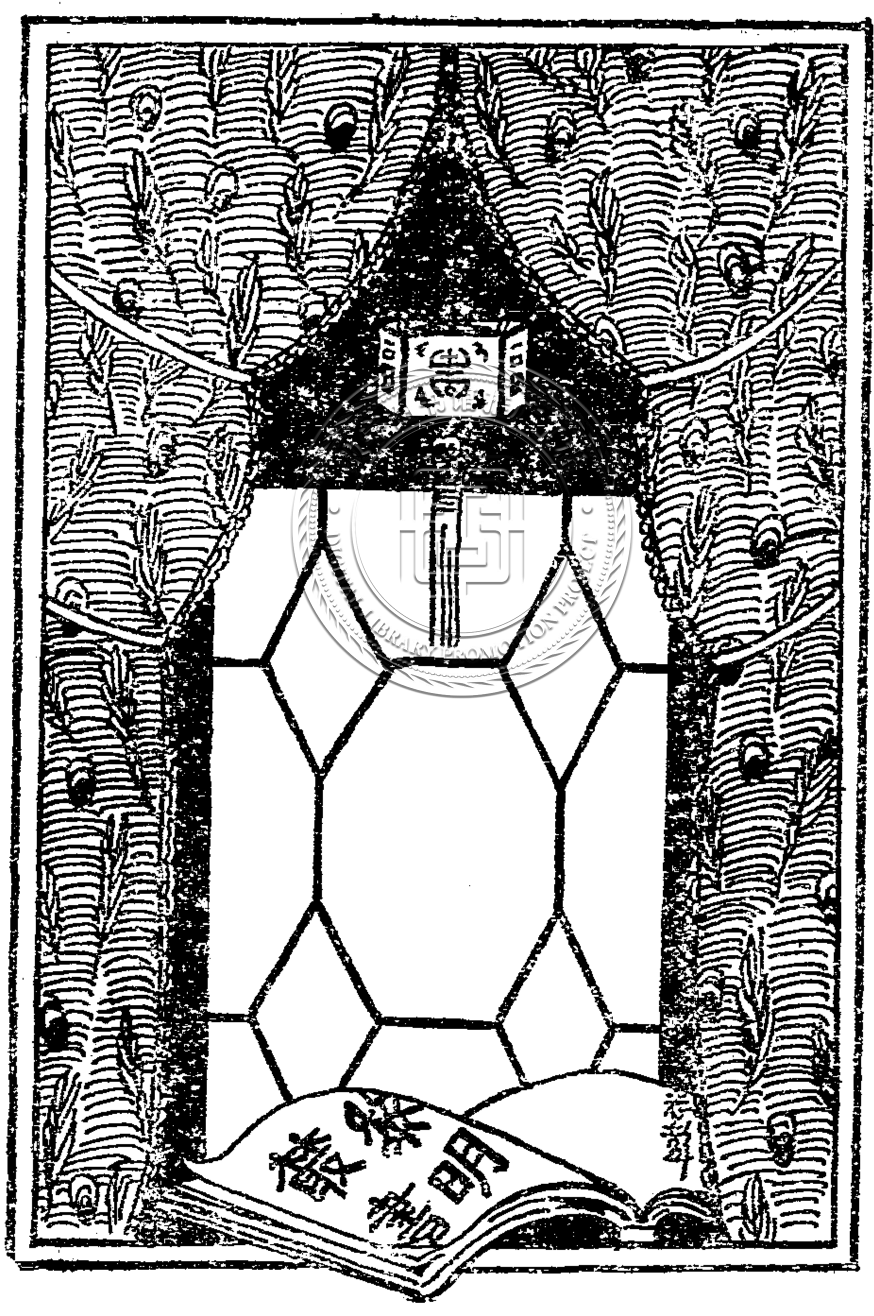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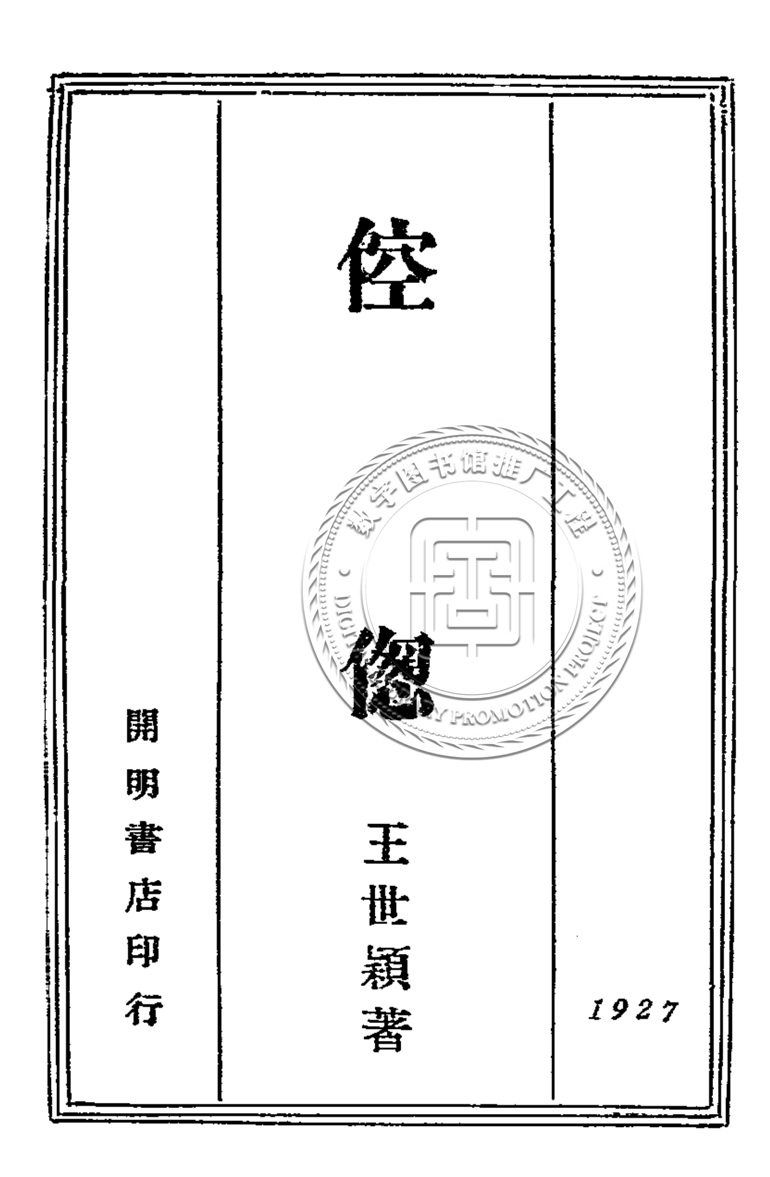


王世穎著

開明書店發行





19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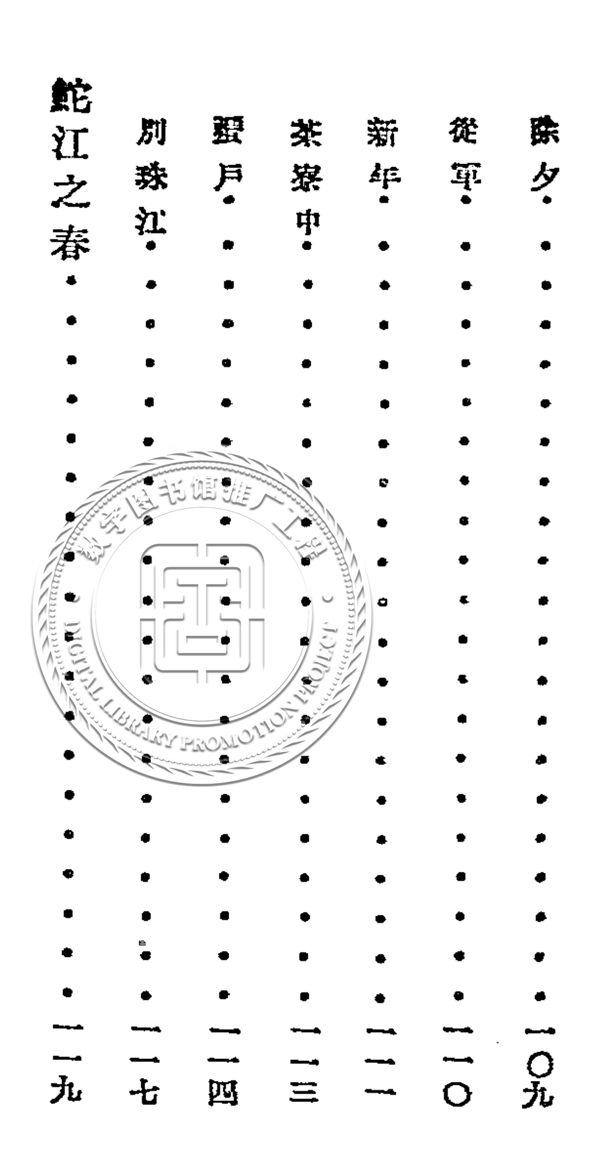
倥傯

王世穎著

開明書店印行



目次



徐序

閱讀世人所未見的書籍，已是很幸福的了；閱讀世人所未見的又是以『美的散文來抒寫人生美的情緒或美的生活的一斷片』（註）的文藝書籍，那自然更是幸福了．我閱讀王新甫先生的倥傯的原稿，所以覺得是很幸福的．

（註）這是劉大白先生所下小品文的定義．

要作抒寫人生美的情緒或美的生活的斷片的小品文，寫作者最需要的是具有一副深入的觀察力，一腔豐富的情感，然而僅有這兩點還不够，此外再要有凝練的筆致，優美的文體．所以小品文篇幅雖小，卻不是個個人能寫得很成功．我認王君是具有抒寫小品文的才能的一人，因爲他現在不僅只是一個活潑潑的青年，并且又有天生的睿智，富於情感，是不用說的，至於他的眼光的犀利，筆致文體的凝練優美，更不必我來說明，一讀

他收在這本倥偬裏的文章，就可知道了。他卻很自歉，不特不認他的小品文爲珠玉，而且也不敢認爲磚瓦。這是他太謙了。

我們知道小品文最重要的一點是在印象的抒寫。所謂印象的抒寫者，就不是呆板板地把那對象來說明，像尋人賞格那般，某月某日走失□歲女子一口，名某某，身穿紅色花洋布衫，灰色夾褲，髮梳愛斯頭等等的；卻要寫出那對象留在我們心上的一點形像。呆板板地說明對象的文章，是死的，不論你寫得怎樣美麗漂亮，至多不過像紙紮的花，至於跳盪地寫出那印象來的文字，是活的，卽非典麗堂皇，仍舊是活的，如果寫得好，那眞是合又芬芳又妍美，又自然的山野裏的薔薇花一樣。我們的著者，對於印象的抒寫，頗有『得心應手』之妙。你看：

『常常的，有一種類乎上海大出喪的樂聲自遠而至，於是一大隊的人馬蜂擁前來，有對於沙面慘案的示威，有援助罷工回國的港僑的遊行，有「劉華不死」的旗幟，有「封鎖香港」的口號，有整隊的革命軍，有衣衫襤褸的工人我差不多

天天會看見，每次過我門口，不由我不肅然生敬起來。這是民氣底表現，有事實給我們看的民氣底表現！你看現在香港底地價，較未封鎖香港以前，低到一倍以上了；紅毛鬼要自己去買小菜了；黃埔築港已在積極籌備了」——幾個印象是一段寫那憑窗閒眺時所得的印象，寫得何等活潑，不是電影般在你眼前閃過嗎？

其次，我們知道小品文須注意暗示的寫法，就是只着幾個字，即能顯出一大情景來，或者輕輕的幾句，便可寫出那事物，省卻了千言萬語的說明的寫法。

暗示的寫法可分為二種，第一是用字上的，第二是取材上的。例如：——

『船在虎門夾道中駛去，猛然看見對面堡壘上有幾個擘窠大字……』

輕輕地把「猛然」這個副詞一用，便更加顯出那「擘窠大字」的大來了。這是用字上的暗示。但是這種暗示終究還不難做到的，至於取材上的暗示，卻不是十分容易的事了。我們的著者在這方面，卻很得法。例如——

『只聽得船尾一聲大嚷，一個大漢子口裏操着粵語，直闖到帳房間裏。帳房

沒有找得大漢子又跳到船尾，嚷着儘嚷着，嚷得那些好事的人羣向後面跑．

『船尾本不甚寬敞，加上這一擠，眞有些水泄不通的樣子，人聲也便嘈雜起來．要不是我預先知道大漢在那里嚷，我眞不免要恐懼起來，在這時間甚暫的全武行裏，聽說還使用了一回手鎗；起因卻是爲了兩根臘腸．』——兩根臘腸

開始寫那大漢的跳嚷，暗示那大漢是如何的起勁；到第二段收尾，用兩根臘腸來暗示那事件起因之小——事件因果之大小，不是兩方面都暗示得十分足夠嗎？

題材常採取卽興的一點，亦爲小品文的一種特色．像『對月傷懷，臨風雪涕』那樣的情緒，議論滔滔的大文字固然用不到，就是一筆不苟四面週到的描寫也不必，最適宜的自然以筆致輕靈凝練的小品文來表現最好了．例如：——

『新年開來無事，便大半消耗在看報上，此地的報紙委實沒有看的滋味，專電是舊的，假的，紙張是惡劣的，編輯是陳腐的，然而無聊中也祇有把它來消遣了．在這些新聞中，有一欵是頗引起我底注意．

『這位編輯者「慨乎言之」地說，今年的新正，是幾年中最有活氣景的一個年頭了．幾年來年年有不幸的事發生，不是兵革頻仍，便聞盜匪充斥，簡直沒有一個年頭能舒舒服服過除夕的，今年雖然還有盜匪綁票或勒索的事，究竟還不能算多，人們雖不能歌舞昇平，而公園裏士女底蝟集，河南遊藝會底擁擠馬路上鑼鼓底喧騰，龍燈底戲耍也足够粉飾昇平了．

『這正是我底幸運，在這個年頭，我恰巧到了廣州，與本地人共慶華年！他們眞的是在那兒歡騰，熱烈的歡騰，不像江南人，在此刧後新年姑且聊備一格地攢眉苦笑！』

——新年

像這樣即興的題材，引起了我們多少的感動！簡單的幾句，寫出了多大的背景！

『大行不顧細謹』的文豪們，下筆萬言，洋洋灑灑，浩浩蕩蕩，『四金剛騰雲』那般寫去，文章寫得眞暢快，眞好！然而這種文章却祗能打動我們一剎那間的感情，是不准我們仔細吟味的，吟味也吟不出什麼來．這是因爲大文章祗注意到巨大的事件，忽略了細小

的事情的緣故，小品文卻不然，常常注意細小的地方，寫得很巧妙，給你一種低徊的趣味，反覆思維的機會．你看我們的作者怎樣注意蜑戶點篙搖櫓那樣細小的事情，而文字又寫得怎樣輕靈細膩：

『點篙搖櫓都異常 和諧而復輕鬆．不假用力，無用匆忙，輕易地駛過了船隻緊接的水道，船身既沒有過分地蕩漾，伊們亦絕未遭到因兩船互擦而引起的謾罵，點一篙，挽一櫓，在準確的方向裏平安地到了江心．』

看了上面所說，小品文應有的重要的幾點作法，以及所引用的例，我們不用說明，就可知道我們的著者是否具有抒寫小品文的才能了．他寫的是珠玉，是磚瓦，也不用謙虛或自大來裝飾的了．

著者因為我和他相知較深，希望我為他這本倥偬作序，并且要我在序中說一說小品文的作法，以便閱者更能了解小品文是怎麼的一樣東西，是怎樣抒寫的．我可是個毫無修養的人，如何配談文章作法，沒奈何，只好就有限的見聞，自以為是關於小品文作法

的，揀幾點重要的來一說，并且所引的例，因爲侄偬的稿子並不是完全在手頭，只取諸珠江散記的一部分，這是都要請原諒的。

徐蔚南。

引言

三年來隨筆散記的文章，除了龍山夢痕而外，大半是收在這裏了．這些散記可以成書，在當初原沒有這種意思；如今居然積稿成帙了．這一個未曾預期的獲得，在我自己固然有點薄薄的愉快，然而說是要爲讀者添一份美奐的財產，那便連夢想我也不敢．

自問學養不足，聞見又不廣，把這些散記印了出來，實不能避免欺世之嫌．雖然生平也頗歡喜讀書，雖然在某種學科上也曾研究過幾多時；可是，這都不能使我有所成就．論文筆，流暢瀟灑，緊湊莊嚴，都非所長；論學識，則又浮淺無當，與渾噩臯氓，相差亦僅一間．所以在這裏，作者單願意貢獻一點這倥傯底意味，此外便沒有什麼希求了．然而，也只僅僅是這點薄薄的意味而已，本書中委實最有什麼瑰奇的事跡，可以使人低徊讚賞的．

正如小泉八雲氏所說：歐洲大陸在這個年頭兒，作家所用的舊題材，已經涸乾，題材

底新方面的發現，乃是必然的趨勢；而囊括這新題材的，散文小品却是最適當的新形式了。

以中國而論，却並不能一律地用如此全稱的肯定。今日的國內作家似乎還在那兒承歐洲之餘緒，繼續不斷地努力創製戀愛的文學；這原是事實限就了中國。歐洲人使用陳舊了不能再用的東西，我們還正預備着手使用。在中國，着了魔道的國人原也極需要這種火熱的東西，來灌溉一下，滌去積年的陰霾，重顯這塊本來的心田。我們正不必以爲模仿是可恥的而諱言模仿，我們亦不必以爲這現象全是出於模仿；反正我們現在是極需要這種戀愛文學的，我們盡量地促其完成便了。在另一方面呢，他們所謂新形式的散文小品，在我國簡直不是新的東西。周秦諸子中，你儘可以讀到他們從實際生活中得來的感想，你儘可以領略到他們所親切地看到的人生之斷片，你儘可以盡情瀏覽他們所草成的一幅幅的山水畫片。這種精美的畫片，直到現在還發着鐳也似的光芒，不但歐洲古代沒有，卽在現代也是少見的。可惜南北朝底文人，太趨重於雕飾和技巧，於是遺留了

這樣的一個形式而空虛了內容．然而這最能傳達實感的形式，是決然沒有被人遺棄的道理的；唐宋以來諸作家，雖然有時會被綺麗的六朝金粉氣迷住了心，究竟也還有幾幅絕妙的圖畫般的小品，留給後人，引起後人心絃上的共鳴而發出大公無私的同情之感來．這一宗遺產，即使我們不以此來眩耀外人，至少也應該『永寶用之』吧：我想．

國內文壇裏，近來頗有幾個作家致力於小品底創作，他們成績是極好的，這確是一件極可喜悅的事．至於我底，却並不是努力底結果．祇是因爲事實不容許我作長時間的檢討，也不容許我寫較爲詳盡的文章，於是除了使用這最簡短的小品體裁外，簡直是缺少抒寫的機會了．我底這些，不但不是玉，甚且還沒有磚那般硬度，僅僅是柳絮般，棉花般的東西；所以連說『拋磚引玉，』我也有點赧然的．

所要說的，大概不外乎此了．

一九二六年八月記於江灣．

倥偬之什

人生，本來是一條旅路。一切的人們，都是在這條旅路上倥偬着，所以人生就是整個的倥偬。從整個的倥偬中，選出幾節特別的倥偬來描寫一番，正如從山水全景中，用取景框子，選取較勝的風景作成幾幅風景畫。我們看了幾幅風景畫，知道了山水底一斑，就可以摹擬到山水底全景；所以我們看了幾節特別的倥偬，知道了人生底一斑，也就可以揣測到人生底全體。

說到人生底全體，我却要談起我近來的人生觀來了。我從前的人生觀，是同時而有兩個的。一個是人的人生觀，一個是超人的人生觀。明白地說，人的人生觀，是靈肉一致的人生觀；而超人的人生觀，却是也非靈，也非肉，也非

非靈非肉，也非亦靈亦肉，就是佛家所謂『離四句，絕百非』的超人生觀．當時我頗能自圓其說地答復朋友們底疑問：不覺得有什麼矛盾．然而現在已經暫時把這種似乎矛盾的人生觀閣起了，自然不願意再作詳細的說明．至於近來的人生觀，簡括地說，是受用主義的人生觀．受是享受，用是使用．所享受的是生命底福，所使用的是生命底力．

人生是無意義而有意義的．怎地說是無意義呢？我以爲宇宙是跟着知識而擴張的，人生是跟着宇宙底擴張而斂縮的．一個知識比較淺狹的鄉下人，他所認識的空間，大不過一省一國，小不過一縣一鄉；他所認識的時間，前不過自身以上的兩三代之間，後不過自身以下的兩三代之間：所以他底宇宙是比較地小，比較地短的．在這小空間短時間之中，他那幾立方尺的身軀，幾十年的壽命，是比較地大，比較地長的；所以他底人生，比較地有意義．至於咱們呢，却不能如此了．知識告訴咱們：空間是無窮大的，時間是無窮長的．咱

們底宇宙，跟著知識底擴張而擴張到無窮了；那末咱們這幾立方尺的身軀，幾十年的壽命，放在這大宇長宙之中，成個什麼東西？有點什麼意義呢？怎地說是無意義而有意義呢？回轉頭來看，我畢竟有這幾立方尺的身軀，有這幾十年的壽命，可以供我享受，可以供我使用。有一天身軀未滅，有一天壽命未終，就有一天供我享受，供我使用，這却並不是無意義的事。咱們要趁此一息尚存，一點也不浪費地享受它，一點也不浪費地使用它，這就是從無意義中找出人生底意義來。晉代陶潛自祭文中說：

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致百年。

勤靡餘勞，就是使用；心有常閒，就是享受。所以他的幾句話，恰可以移來作我近來人生觀底說明。

要實行一點不浪費的享受，一點不浪費的使用，這就在人生底旅路上不能不堆積著倥傯了，這就不能認人生底旅路上堆積倥傯爲苦惱了。並且

果然能够一點也不浪費地享受人生，一點也不浪費地使用人生，這滿堆著倥傯的人生，也就是藝術的。所以有意義的人生就是作藝術的倥傯；而有價值的藝術，就是寫倥傯的人生。

我底朋友王新甫先生，是能够作藝術的倥傯，能够寫倥傯的人生的。這十篇倥傯，是他從整個的倥傯的人生中，選出幾節特別的而描寫下來的。咱們讀了這幾節特別的倥傯，可以揣測到他那人生底全體，都是這麼藝術的；可以知道他是一個能够一點也不浪費地享受人生，一點也不浪費地使用人生的人。

有要體會有意義的人生的，請讀這倥傯！

有要賞鑑有價值的藝術的，請讀這倥傯！

劉大白序於江灣

一　倥偬

二十天來，一處地方，還沒有躭擱過四天以上．人事總算是倥偬了，苦却不覺得什麼！

這是我近來思想上的轉變，在錢塘江上，偶而想到幾句話來，這話是：

『大水沒有波浪，

　無以見其雄勁；

　人世沒有波浪，

　也徒見其平庸而已．





誰說人生不好有波浪，

更誰說人生不應有波浪！』

倥傯底經驗證實了這句話在我確乎是有意味的動底概念，於是侵佔了我這時的全部生命。

人事是倥傯，人並無所謂倥傯。有了事，人纔倥傯，倥傯成立的原素：第一在乎事，人還是第二個條件：呵事底好歹，反正在做事的人看來，凡要做的總是應做的事，我們似乎也不必再查考底細了。古今人忙的都是事。如果話說過頭一點，也可以說要做人便要做事，沒有事做，人也不成其爲人了。所以人底成立底條件，事便是個重要的。我們閉了眼睛想想看，如果人連呼吸都不要費力做人還有什麼意味。老媼拿了佛珠，唸唸有詞，伊無非是尋點事來做做；沿街的流氓，努着嘴無意中吹出小調底韻節來，也無非是尋點事來做做。人事倥傯，在意義上，在文法上，都是無可詰難，顛撲不破的。

大海裏的波浪，水底佗偬使之然；人世間的波浪，人底佗偬使之然。波浪是孕育在佗偬裏的，在娘胎裏是一體，分娩以後，也哪裏脫得掉母子底關係！

沒有光波，日月山川之美，不會入我眼簾；沒有聲浪，黃鐘大呂之音，不會入我耳鼓。火車要從平地上直達險峻的山嶺，所取的軌路，是波紋形的；輪船在大戰時期內從這洲到那洲，因為要避水雷，航海線也是波紋形的。沒有波浪，一切都完了。越是要到奇險新穎的境地，越是要有波浪。波浪底起伏不平，便是動底概念底具體的表現。在波浪裏做人原本不稀罕，這是應該的；不敢在波浪裏做人，也未免太不會做人了！人們，佗偬是我們底本分，在狂瀾裏打幾個旋轉，多一點努力，彼岸就近一點。望洋興嘆，終於是無用的罷。

一九二四，七，二二，於越州

二 旅客

火車在軌道上死命地疾馳，車中的旅客是不計及的。果眞我們不在車內，卻竚立在鄉村裏的荒墟頂上臨看，我們便會發見一個極平常而個中人不大會領畧的感覺。這感覺是『車中的人們世界上決沒有大了不得的事，你們也值得這般忽忙地奔波嗎？』我在炎熱鬱勝的火車中，偶爾想起了這個。迴顧窗外，碧綠的田野裏，農夫們——尤其是心胸素淡的農婦，停下了鋤犂，凝眸向着車中的我們呆望，大約他們是想到這個問題了罷：無言地相對，我覺有點赧顏，有意地向他方望過去。劈頭看見的，是一頭黃牛，在沿河的涼亭裏，繞着桔槔打圈子。我也似乎覺得黃牛在那兒笑我們，好像是說：『人們，忙什麼。我終日對着磨盤兜圈子，無論我主人怎樣鞭策我，我總是踱我自己本來的方步。水終於被我戽了上來，灌滿了田畦底每一角。你們何必這般忙呢？』笨牛今朝似乎比我聰明得多，我祇

有箝口不言，領受教誨。

回過頭來看看車廂裏的旅客：挺直了身體躺在凳上的也有；吸着雪茄一溜溜煙冒上去的也有；高談闊論天下事的，細語款款一往情深的都有。我們談的，做的，覺得件件都用不着這樣匆忙地奔波。大家看大家，更看不出他和同車的人確乎在那兒奔波。

做人總有事的，是好是歹，同一都是事。這一班旅客，如此長途跋涉，總有事在他們底肩上。可是，又何必如此風馳電掣地飛奔呢？現在幸而有了火車，假使沒有了火車，我們是否也和自己底脚過不去，沒命地往前奔呢？

就一個內地鄉村說罷。如果一個人去看十里外的一個朋友，或是到二十里外的城市買點應用的物品，或是朋友約他今天去遊山，或是到隔村的某老先生開的私塾裏去上學，他沒命地放開脚步賽跑，一刻不停地使用他底脚，跑得眼中迸火，也所不顧；我們旁邊人在那兒未免要笑逐顏開，鼻子裏哼了一口冷氣，說：『那廝眞是笨囚，這點事也用得着如此狂奔嗎？』這種現成話什麼人不會講？然而何獨於自己底奔馳，及在同一方面的

人家底奔馳，便不笑了呢？

這不是故意把自己以及和自己一般的人，不當人看待嗎？「薄於人而厚於己」這話大概是有幾分可信的．儒家所謂「忠恕」，或許便是這樣吧！

這都是聰明人做的事．一班的旅客，雖不是個個絕頂聰明，至少人人都會笑了人不笑自己，在同一件事上！

一九二四，七，二十九晚，在滬杭車上

三　吳淞口外的團圞月

那天下午，又在到寧波去的輪船上了．船上這一種擾攘的神情，一眼便看出國人底癖氣來．幸虧房艙裏衹有我一個人，在船未啓碇以前，我便緊閉了房門，鋪排怎樣去消磨漫漫的長夜．

這樣好的月亮，離中秋整整還有兩個月的月亮，雖比不上中秋月那樣分外明亮，究覺躲在房艙裏也太辜負了月了。船離了堡，正是日月爭輝的時候，也看不出什麼意思來。我在房裏休息了一會，公共膳廳裏用過了晚餐，這纔緩緩地步上三樓，

那裏已是吳淞口外了。這次旅行，有兩件事値得注意的：一件是端詳海上的團圞月，一件便是賞識這吳淞口外滾滾的長流了。十年前，到三山的道上，吳淞口外也到過一次。那時不過十歲，母親哪裏肯放伊底兒子到如臨深淵的船樓上去瞻仰奇景，當然是沒有我底福分的。這次單身作客，容得我一身自由，儘我凭欄遠眺了。鐵柵幫我底忙，使我無下顧之憂。放眼過去，極目多半是或大或小的波浪。幾艘單帆老成持重地在海面上踱慢步，大約是鏡花緣裏面所說的飄洋的大船了。我想：每艘船上，總有個像多九公一類的人物，聽他們說些已往的經歷，不也是平生快事嗎？

蒼茫的暮靄裏，驀抬頭月已東升，太陽底餘輝，打罷了退堂鼓，遄回深宮去安息，太空底光明，要讓斗大的月兒獨自支撐了。我撈頭便記起舊夢裏的幾行詩：

『月團圞，
人邂逅，
月似當年，
人似當年否？
往事心頭潮八九，
怕到三更，
早到三更後。』

這樣圓滿無缺的月，輪到我來享時，這類話是講不到的；但我却歡喜這幾句詩，時常在我底記憶裏。近來批評詩的人很多，據我看來，都未免太科學化了。詩底所以有好歹，是人底心性不同，客觀的本身底優劣，究竟是難定的。正如圖畫一般：小孩子歡喜的是花紙；

村嫗歡喜的是公司底月份牌；中國士大夫歡喜的是恬淡飄逸的山水人物；外國底賞鑑家歡喜的又是什麽形容逼眞的油畫炭畫了．圖畫本身底優劣，除非丟去了我底好惡，我纔會眞知．說圖畫好與不好的人，祇能說他一個人這樣想，硬要人也如此想，科學化眞太厲害了．

初升的月，緋紅着臉，嬌羞地露面，霞光散佈，混濁的海水裏，也沾得些餘潤，熒耀的波光，細膩又復光銳．船樓上賞月的男女，正不祇我一個．已婚的夫婦，未婚的男女，誠摯的伴侶，一對對一羣羣，對此海上團圞月，總不免要起一番濃厚的情感．海闊天空的空間，他們所攝受的，無非是愉快，和我一般的單身旅客，也有站在船頭的，多半是凝眸深思，想入非非．那團圞的月球，對這班人似乎又換上了一副面目了．

近伏的夏夜，晚風吹上衣襟，立久了倒有些忍受不住，想必是形單身亦寒了．那一對對的伴侶，衣衫當風搖曳，飄飄欲仙，差不多要廣寒宮裏纔是他們避暑的地方呢！

一九二四，八，五，在常州

四 旣望的白馬湖

海面的團圞月已經賞鑑過，白馬湖底山間明月，也捨不得輕易放過的。旣望雖然已是下弦，究竟月亮却缺不了多少。

晚餐纔罷，綠茵茸茸的草地上，已坐滿了人，等候那明月上東山了。

如果席地而坐的都是語言投機的朋友，自然是和蘭亭雅集一般有興致；可惜我們中間，不但是一羣羣底隔膜，甚至是一個個底隔膜。話裏面有話，面孔背後還有面孔，骯髒的心坎裏假意欲露出些倜儻的格調來，矯揉造作，在平空膩綠的草地上，我便如坐針氈了。

我們兩三個人，就沿了河岸，繞過高廈，到一片空曠的所在。山間明月，果然是好看。看慣了白馬湖山間明月的人，他們早已不願領月兒底情了，這原是人底天性。所以還留得

這一塊人棄我拾的好空間，讓我們來細細地消受。

我們便在傍水而築的平台上蹲着，這平台是爲了游泳用的。橫度不過二丈的溪澗裏，祇有一柱散亂的織紋形的月光，隱約還看見魚兒唼水的泡沫，它們慣常浴在水底之月光裏，它們幷無所謂驚異了。隔溪一帶平原，田畦間一片黝黑，稻葉西傾，俯仰中含有自然渾樸的節奏。稀朗的樹木，零落的人家，在清光裏顯得一切都澹泊，凄絕。再放眼過去，重疊的山巒，壁壘森嚴似地擺在我眼前。山麓下一粒微光，大概是沿山的小河裏漁家底燈火了。月姊依回在兩峯之間，整個兒的面龐，全部顯露給世人，嬌羞一點也沒有，柔婉的月，有崢嶸的山頭武衛般伺候着伊，比起昨夜海闊天空的伊，威武矯健得多。伊底光鋩，逼射在峯頭，散盪不開去，峯巔也染成灰白色了。這是雄秀調和的一幅錯綜圖畫。

我們中間的談話，確乎是很和平，寧靜。名利底概念，淡遠了；倥傯的意味，疏嬾了。我們幷不是深交，有月兒無形地監督着，虛僞的話，假惺惺的行爲，不必強自克抑，自然會隱藏了不少起來。

然而老是在這般孤高嫺靜的太空裏過生活，在我們是福薄消受不了，在嬋娟也不肯天天這般現身於碧穹，讓人們任意玩弄的。得一日閑是我福，今朝有月便今朝享，莫管來朝呵；

可惜我們都是長途底征夫，軍書旁午，也來不及懂得月兒底細膩處。普天下的伊們和月兒是時常接近的，如果伊們也在此地，伊們所曉得於月兒的必然很多，關於月兒底事，由伊們輕芳的嘴裏傳出，於我們征夫也有些安慰吧！

近伏的夜裏，竟似中秋那般涼爽。一樽淸茶已見了底；皎皎的月姊，在深山圍抱中，似欲奪圍而出向太空飛去：原來已到了可以入夢的時節了。

聽說草地上時有蛇虺夜行：大概也是和我們同好的，歸途中不敢驚動它們，躡着脚步兒尋得了舊時的蹊徑。

一九二四，八，八，在滬寧道上追記

五　黃昏泛舟

白馬湖勾留不過兩個整天：第一天晚上賞識了山間的明月，第二天晚上，主人預邀了十餘個人去盪湖。我們三個遲到了一刻，他們早已在湖心作逍遙遊，我們竟被擯於他們之列了。我們便沿着湖邊，信步到了驛亭車站，遠遠地望見他們底白影，陸續地上了岸。我覺得不和他們同去，也省却了許多無謂的囉嗦，俗套的揖讓。我們便繞到鐵路旁邊，沿着軌道走到他們繫纜的處所，果然這隻卸去了帆篷的瓜皮小艇兒還繫在那裏。那時雖近黃昏，還不算十分沉暗。我雖不熟諳水性，却從中慫恿着他們泛舟，袁君興致好得很，先跳了上去，據住船尾，我們兩個便坐在中央。袁君比較我們會划船，所以他擔當了掌舵的職務。纜解了，船底膩住了礫石灘，經了幾番努力纔得放乎中流。漁夫舟子們划起槳搖起櫓來，我們看慣了不覺得新奇，甚至於不值我們底一顧；今天自己上了馬，纔嘗得了勒韁

的滋味，原來一舉手一舉足之勞的東西，也要有功夫呵！

幸虧袁君略有左右船頭的能力，我們不過是搖旗吶喊的跑龍套，幫着他划幾划生硬而不嫻熟的槳，居然也繞着荒嶼盪了一週。岸上瘦長的菖蒲野草，高出人頭，頻頻向我們點首示意；水面波紋，時時轉換新的圖案；餘暉推着清風，送入草叢深處，加重草叢間一層深情密意；遠處樹頭的晚蟬，聲聲急奏，尾聲將近了。實在并沒有划得若干遠，氣力倒耗費了不少；甚且一不留心，湖水受槳底激盪，濺濕我底衣襟鞋襪。可是辛苦換來的成績，雖然不多，却還值得。最後，大家都停着工作，聽其所之，水流是橫斜的，船頭尾都斜指着兩岸，浮泛過去。水浪擊着船舷，拍拍作響，我引吭高歌，不受什麼拘束，嗓子比在城市混濁的空氣中要高爽得多。同舟的人，恐怕他們要尋找失去的小艇，主張回去。幾回盪槳，船已到了原來停泊的石灘；上了岸詢問附近村落裏的居民，說是他們還沒有來呢！

棄舟登陸，大家都不主張立刻回去。碰到一個行人，據說前面還有小鎮，他們或者在那兒喝茶，也未可知。路還不遠，不妨去找找他們，行人是同路的，有了識途的老馬，我們底

胆子也大了一半。一路看來，景物新奇。我們是沿了鐵道走去，山中關着夾道，古痕斑駁，看不出人工底斲喪來。一路談話，知道行人是在車站上充當路警的湖南人。到了鎮上，茶樓已經是上了排門，他們竟連影蹤兒也沒有。

在一爿小鋪子裏買些水菓，猛然憶起舊日相識的李君是在這裏，不妨便道去望望他。相見以後，李君赤着脚，搖着扇，田家底風味，顯見得是十分瀟閑。長工泡上自製的香茗來，我們跑得正渴，呷着便覺得口齒芬芳，的確是好茶。

握別出門，明月被東山擋住，還沒有上來。多謝長工慇懃，提了燈送我們望原路回來。一路隨便談來，知道此地本有個驛亭，從前是八十幾里設一個驛亭，這裏一頭通杭州，一頭通寧波，正是居中的地點，所以驛亭底名目，直保持到現在。據說明朝底驛亭便在李君住宅底隔壁，現在故址已改成民房了。

到了驛亭車站，我們已認識了去路，月兒也高出東山了。謝了長工，三個人踏着月回去。

事後，他們是在主人族裏自設的家塾底三層樓上開筵賞月呢！被擯的結果，倒也並不是不幸。這一個夜裏智識與經驗，無形中攝入到我底意識裏。

一九二四，八，十六晚一時，於常州。

六　曹娥早渡

舟子底生涯，確乎是羨慕煞人。總有一天，我會在海上度個經年的生活。家居的地方，山水都是沒有的，除了那年遊過一次隋煬帝下江南時特開的運河，此外向來沒坐過船。春申江畔，八年來也從未嘗得泛水的滋味。越州的一年，總算償了幾分宿願。

白馬湖住了兩天，我主張回去，其餘的都說如此勝地，總還要多賞識幾天，方無缺憾。其實，一件事到了圖窮匕首見的時候，也就興味索然；倒不如留幾分缺憾，讓人們迴想：好山水都要這般遊玩的。後來大家都定明天動身，然而近伏驕陽，究竟有些抵擋不住，還是

趁今夜月色皎潔，夜泛白馬湖，明早可在曹娥早渡了．大家都以爲然，此行於是決定了．

主人邀了我們到家園裏去賞月．褊狹的小院裏，客人零亂地散坐開來．主人談鋒還豪爽，憤世嫉俗的態度，常會表示出來，不失爲抗世的君子．

漏報三更，便假了主人底船，向百官進發，預備天明到曹娥．

夜色深沉，山光灰暗，天心底靜月，直逼水底，泛出萬道銀光來．欵乃的小櫓，激水成響，其聲清冽非常．史君桂君向來談鋒最利，今夜浴在萬籟俱寂的空間裏，也祇有以耳目代口舌的本領了．

內外湖本來有一重壩隔着，水漲時，船可自由通行．夏天水涸，棱角的石檻已露出水面．我們底船到堰底旁邊，曳船的人早在睡鄉裏了．橋上一個老人，正揮扇在那兒納涼．請他去喊幾個人來，可是睡神牽住他們不放他們來，沒奈何，祇有自己動手．起初三四個人曳他不動，再加上三四個人，船纔寸寸移動，搬出堰外去了．費力的事，做完了，頓覺一身輕，原來多一點努力，是添一分精神上的愉快的．

月色水光，草香樹影，這時天無語人亦無語。雲起魚鱗，又轉絮狀，瞬息千變，自鳴得意，它原是不在乎人們觀摩的。

四更左右，農夫們已搖櫓架着水車到田間工作了。工作是爲人還是爲己，他們似乎並不理會，祇是這般勞而不怨地忙碌。夕陽中的家人聚談，鄰居說笑，人們都做得到，原不是農夫們底專利品；唯有這四更天底天然圖畫底賞鑑，却要讓他們獨傲了。

五更已近，便在日月爭輝的當兒，到了曹娥江。

曹娥廟前，使我幾度徘徊。軒堂三楹，築在江邊，曹娥有靈，日夜這般臨江唏噓，行人上落，找不到伊底父親，伊底心永久是沒有寧息了吧！三五艘義渡，已載了行人向到岸去，我們也在江水浩蕩中，橫渡了曹娥江。遼闊的江面，淙淙的長流，曹娥江畢竟是名不虛傳。人以江名，江亦以人名！曹娥不朽，曹娥江也不朽了！

曹娥江離船埠還要走一道康莊。記得去年來時，也是清晨，今朝重遊，風物依然，祇有滿綴了紅葉的烏桕樹，今天已是和他樹一般青蔥，辨別不清楚了。

一九二四，八，十七，下午於毘陵

七 風潮

往返於滬寧道上，目光中所看到的一切，耳鼓中所聽到的一切，嫻熟又復慣適，意外的新奇在先前的預想中是沒有的。差不多已經成了慣例，我在車廂裏不是憑窗向窗外遠眺，便是手一卷書凝望；最無聊賴時，若果我底腿有横伸的餘地，或者竟會覓一二次短夢。車中的男女舉止無不是庸俗，當然是值不得我一顧了。

這番路上，在一片喧譁中，使我不得不從窗外回過頭來，諦視着那車廂裏擾攘的一簇羣衆。

碩大的體格的一個口操北音的人，面色上顯出十分的盛怒，眉心裏一股鮮血直淌下來，宛然有舞台上靠把武生英雄的氣概！他顯然是受傷了。受傷的原因據說是另一行

客要在行李架上拿下一只網籃來，不經意的動作損傷了那位行客底眉心。被損害者底反抗力當然是極大的；困獸猶鬥，何況乎人！幾番忍耐，終至於怒氣湧上指尖，猛的一拳，直向那拿網籃的人打來。那拿網籃的，不得不忍了一下痛苦，暫時屈服在理直氣壯的勢力之下，暗閃在一旁，默不做聲。

眉心裏的一縷血，經了一番激勵，走下了鼻尖，並且還源源而來。頓時雪白的長衫，微黃的面龐，都染遍了殷紅；手上也是揮血如雨了。他此時的怒氣竟收斂了不少，指着眉心向衆人說：『你瞧，你瞧！大家總有公評的。』幸虧同車中有一個人備了藥囊，解囊相助，總算血是不出了，然而傷痕還是宛然。

他痛定思痛，對於拿網籃的越加切齒了。他忽然說：『你是到蘇州，我也是到蘇州，你瞧這張車票便是個證據。我到了蘇州再還你底禮吧！你是販鴉片煙的，我從你先前的口錄中聽得出來。好！到了蘇州還你底禮！車站上我有認識人，把你抓進警察局去！』

中國人一般的癖氣，總是事先冀諱事後着忙：這也許是國民性。那拿網籃的如果在

損傷人家的時候，着實表示十二分的歉仄與慇懃，這場風潮也許會消弭於無形；可是他事先不如此做，竟落得事後這樣着忙。他販賣鴉片是不是事實，局外人本不能知道底細；神氣舉止却顯見得是很慌張了。他底妹妹於是用了伊如簧的巧言來向被損害者疏通了。伊貌在中人以下，對伊哥哥談話是維揚口音，對外却換了一口嫩熟的蘇州土語。伊對旁人是這般講：『我生了病，三天沒有東西入口，他是送我回來的。他擦傷了那位先生底骨膚，委實是無心，請你們大家說個情吧！』倔強的被損害者始終是要到蘇州還禮。伊求饒無望，於是繼之以哭訴，以跪請。最後，被損害者說：『好了！不連累你，你自管去！鴉片煙和行李你也帶去，我祇要他一個人，給我帶着去，我要還禮！』他轉面向旁人說：『損了我底衣服，我底其他部分底皮膚，都不打緊；現在竟破了我底面相，那可不答應他了。』拿綱鑑的始終沒有開過口，到此也勉強自己當面來求饒；然而他仍是昂然不顧，結果是無濟於事。

車到了姑蘇，被損害者先下車，叫了脚夫代那拿綱鑑的要搬取行李了。他底妹妹發

了急，竟號啕大哭起來．結果行李終於沒有被拿去，被損害者叫站夫請了一位職員來，告訴了事實，要求路警來抓人，他獨自揚長去了．

拿綱鑑的不敢下車，路警也懶得來做惡人．還是同車的人代他們出了一個主意，叫他們再坐一站下去．他們到此時已是任人簸弄的傀儡，躲伏在車隅，遮蔽了那被損害者底目光，其實他早已揚長去了．

車輪轆轆轉動，他們底一顆心總算放下．此時他們對於車中人的感激，當然是十二分了．全車廂中的人，不論那一個，在他們看都是好人．全車廂中的人，不論他自己做過了虧損人格的事沒有，也都自認爲好人．好人好人底空氣，竟充滿了全車！

這也許就是他們所謂慈善事業．

到了官瀆里，他們下了車，一場風波算是了結．在乘客們底口碑上聽來，也分不出兩者間的曲直來．

一九二四，九，二十四．於江灣

八　醉漢底讕言

久候車不到的乘客，一部份在酒排間裏買一壺清茶，消磨他們底時間。他們都嬾洋洋的，倦了。

這次我到姑蘇，是探望毅哥底病，同時會晤那十年未見的姊姊。兩夜盤桓，終於要回家去。所以我和一班乘客一樣地在酒排間裏消磨無聊的時間。

驀地裏來了個碧眼兒，他似乎有些醉態了，還是向賣酒的要冷酒。人們說醉翁底態度與行爲都是反常；我却以爲惟有醉翁底人生纔有些逼眞。人與人底周旋交際場裏的談話，早已不是廬山眞面目了。假惺惺的行爲，黏附在人們身上，眞實早已逃避一空！酒後失言，在虛僞世界裏是失，在眞實世界裏却是得。醉後錯亂的狂言中，至少有幾句值得注意的話，在常態裏是我們聽不到的。正如在金鑛底礫石中淘金沙，雖說是事倍功半，究還

有金可淘．整塊的金山，至少是在現在底世界裏不經見了．

碧眼兒斜倚在櫃檯上一面淺斟低酌，一面和店員攀談起來．

他心胸裏所含的憂鬱底成分斷然是很多；他常常要喟然長嘆．服裝全不整齊，灰暗得連視覺都刺戟不起來了．酒後心燥，胸襟開處，刺滿着顏色渾濁的花朵．在一般的眼光看，他或者要被稱爲下流人物，或者竟說是外國流氓了．然而他這時的談吐，却斷不是下等人物或外國流氓底口吻．

他用英語對掌櫃的這樣地說：『世界上沒有多少問題，解決了金錢問題，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譬如吃這瓶酒吧，沒有錢便解決不了吃酒的問題．』在語態上可以知道他受過金錢底玩弄，所以這般痛心疾首於金錢．他想借此機會發洩他一點鬱氣，可是掌櫃的似乎專注意這瓶冷酒底買賣；含糊的答應，使他十分地惘然．

他底英語，生硬而不自在．我被好奇心所驅策，湊近了身子問他道：『你是隸屬於哪個國籍？英國人嗎？』他頻頻搖首，聲帶裏迸出個「不」字來．他忿忿地說：『我是日耳曼

人』同時又轉了話鋒，繼續地說：『國籍不國籍，有什麼關係，又何必問呢？有了錢都是一般的。Das Geld 萬歲！』我又問他做些什麼事業，他說：『事業是沒有的，一個月弄這麼幾十塊錢罷了。有了錢，便受人絕對的恭維，事業之有無是不成問題的。』

他那時下意識裏所有的空間，盡貯滿了金錢問題底題材：這句話似乎也不能說是過分。

談金錢問題的人本來是很多；他底談話與形態，却足以引起我底同情。他底話雖未能免俗，然而還俗不傷雅。舉趾高遠的外國人中，他已經算是變了常態；然而這變態的外國人，我倒受着些暗示。

這一段平淺的事實，使我不經意地發見了到眞實之路去的一條羊腸小徑——便是這酩酊的醉態。

一九二四，九，二九，於江灣。

九 送妹

倥偬底經驗愈多，愈使我心胸安佚，決不會嘖有煩言的。這次被動的倥偬，當時倒使我萬分地感受不快。然而這也許是天意，把我從砥礪上磨鍊出光芒來，我也便却之不恭了。

一月奔波，剛從滬瀆返里的我，滿望能够和家人歡敍一下，可是事實上竟沒做到。江浙風雲，傳說很久：這次看來竟不像謠言了。

伊這次是嫁後第一次的歸寧，彌月未過，便鬧着江浙閱牆的把戲。萬一路線中斷，伊欲歸不得，那時便沒有辦法了。家鄉遠在三山，獨自遄行，弱女子是不慣的。我於是不得不伴伊也走一遭。

不見故鄉，一霎眼已是十年。十年前，福州烏石山上的景物，還依稀浮現在心海裏。那

時我還是童稚，扣盤捫燭，一切都是受人撫摩，受人將護，受人甘言底哄騙；此番如果歸故鄉去，已換了個成人同家長者底愛護，親朋底嬉戲，往日底情景早都成了過去，現在底我，要受人異樣的待遇了。滄桑十年事，想到心頭，今昔之感便油然而生。故鄉的親友，我也實在嬾得見他們，甚至於怕見他們。衣錦榮歸，使鄉黨側目，原可不必；成就點事業回來，把十年來些須的經歷帶點回來，至少也是我分內的事吧。然而我一貧如洗了十年，便是「淡於水」的門贄也措置爲難，慢說是「黃金千鎰」的厚儀！故鄉底門，使我不敢輕敲，這也是個原因。這次或者是要去了。汩汩流水中過幾天生活，爽朗一下，也未始不爲得計；拿十年來幸未喪失的童眞，交還給故鄉的父老們手裏，門贄雖薄，恐怕還不至拒納：我這般想時，心胸頓覺泰然。

部署行裝，着實忙了些時候，那時也沒有時間容我思考，匆匆裏過日子，不旋踵已到了行期。

臨行，母親這般對妹妹講：『這次名義上的歸寧，辜負你走一遭。走吧！對你媽講，說是

我明年還要你回來的．記着罷，到家拍個電報來，我這裏是毋庸你牽罣，你放心」這樣遠的路，伊家人丁又不多，明年再歸寧，怕是無望呀！伊早便如此對我講過，至少也要兩年纔能回來，祇是不願給母親知道．伊聽了母親底叮嚀，將錯就錯地敷衍一聲，已是抬不起頭來．在母親這還是一種希望，在伊却已對此絕望了．

車夫們一聲聲的催促，其勢不能再延．相向無聲，萬千種語都在這沈默的一剎那整個互相傳遞過去．雖然足步是非常踟躕，我們終於是走了．

門外回首，母親却不出來．虧得伊今番不知怎樣忍心，究停演了臨別銷魂的一幕．

我們到了申江，恰巧有人回閩，伊便附伴候船回去．我福州終於沒有去，可是人仍是一般倥偬，祇是換了個方向．

一九二四，十二，晚，於江灣．

十　東南烽火

還記得去年深秋時節，江浙底軍人就有些轇轕，那時我還作客他鄉，一顆心時時牽挂着故里。幸而軍人們還體貼我們小百姓，這件事總算打消。今年舊事重提，我們仍然想再兩下這樣一來，維持原狀下去；然而日來烽火連天，軍書旁午，眼見得定要分個勝負了。於是纔到了滬瀆的我，勢不得不再回去接母親及家人出來，在歇浦江邊外國人底簷下，借一點安閑。

晚上同着哥哥回去，一路上乘客自然是很少。向死路跑，望虎穴走，除非有十分不得已的勾當，決不肯如此冒險的。不到子刻，便下了車。車站前方佈滿了營篷，軍士們在疏朗的燈光中促膝話舊。駿騎三五，拴在垂楊蔭裏，低頭覓食。站底又一旁，地上平鋪着一層稻草，潤遍了露珠，一片都是膩濁的顏色。據說這裏昨夜屯兵，今朝開拔前防，志在四方的男

兒，原是隨處都是家鄉呵！稻草底一角上，有十來個短裝工人在那兒假寐，有的竟蜷伏着入夢了。他們應該十分感謝那些移防的軍士，軍士們底餘蔭所至，竟使他們有一席地可以休憩，可以入夢。

徒步歸家，一路行人寥落，商戶緊閉，夜巷聲微，野犬無吠，凄涼的氣象，一似兵災是頃刻間要駕臨了。到了家，大半晌纔有人應門，原來他們意想不到有這兩個不速之客來。家人聚首，驚惶中現出喜悅來，安宿一宵，明晨整頓行裝，預備隔天首途。

隔晨絕早，盡室東遷。車站上除了箱籠略多些，人也並不見得比往日加多了若干。這現象確乎可以證明早已萬巷人空，剩餘的都是逃無可歸的了。忽然，一位本地的軍士跑來說：『還是趕快回去的好！崑山方面的橋樑已經炸燬，戰事爆發了。我們本地人，決不會給你們上當的。』皇皇的羣衆，本來是一切知覺都遲鈍，惟獨遇到與戰爭有連帶的，却萬分地神經銳敏。在軍士不過是拾人牙慧的一句不完全的話，却引起了全站底大騷動。人們到此似乎都絕望了，死沉沉地都在那兒發楞。繼而票門忽然洞開，一班人都湧了上去

售票．結果，上海票是仍舊好買，但路局不負穩達上海的責任．

徼倖的希冀逼着我，使我同着母親急急地上了車．行到無錫，知道崑山兵車填塞，不能越過，此車要在蘇州擱淺了．等候三小時，連希冀心都灰冷；於是我們又步上了下行車．回到家門，已是黃昏．

死守在家裏過這般胆顫心驚的生活，終不是良策．於是決計下一天從鎮江繞道到上海．

下一天午刻到了鎮江，恰巧江輪要解纜了．上了船，心魂大家都安了一半．上一天在車中同坐着的那位不知名的某君，無意中又第二次聚首．萍水再相逢，也是天緣，在詫異的情態中，大家互相招呼，頓時便攀談起來，一切都感不得生疏．

船到通州夜泊，安眠無望，打盹也無望，心頭老是作轆轤轉．無聊地蹲在船頭鐵纜上，看隔岸燈火閃耀，祇是默默地．流水潺潺，遠犬巷吠，這樣繁華的城市，也隱含着一絲荒涼意味．

次晨，到了吳淞口外，景物依然和一月前一般無二，祇多了些懸着非五色旗幟的軍艦。一般地爲了東南烽火而來，爲甚麼他們便那般戎裝秣馬，整飭莊嚴，我們便這般狼狽呢！

一九二四，中秋於上海。

焦士淒絃

一

緫過溽暑，轉瞬已是深秋．淸夜捫心，愧對了時間，愧對了故人，這一筆賬又向誰算去？不遲不早，偏生在渾噩的中原中，遭幾番意外的蹂躪，我是何苦來！這次東南浩劫，心田上又鏤着一線創痕．寫不盡的閒愁呵：

『上危樓，
　贏得閒愁千斛．
　虎踞龍蟠何處是？
只有興亡滿目．』

二

原本已是驚弓之鳥，類似的弦聲也彀我們徬徨，何况竟是眞弦底響聲！

一羣羣底人們交頭私語已知道事情有些不妙；追問底細，纔知已經敗退的某旅副官剛纔到來說是三千軍人要在此借宿三宵。當事人底一番懇懃敷衍，今晚是不來了；明天大概總不免要來光顧吧！人說：「敗兵如山倒」，却料不到這位敗績的軍官竟如此的從容禮貌；好漢硬到底，使我們不得不十分佩服這支軍隊紀律底謹嚴。

膽如鼷鼠般小的人們，自然是着了慌。走罷，深夜裏又怕碰着什麼危險；不走罷，也是心神不寧。進退兩難的當兒，他們祗知道縱談，却不知道設法。感情緊張的時候，有理知的思索是沒有的呵。

『別樣倒沒有什麼，這一堆幾年來心血積成的稿子，經了四次兵厄沒有散失，不幸

再遭了刼，倒是可惜的』T先生注視着書架上一撮亂紙這樣地說．Y先生說；『校具儀器，如何經得起這般蹂躪呢？』W說：『損失是不會有的．他們帶得幾百擔軍米，三天後開拔，餘米也許容我們慢慢地消受呢』說得大家都勉強地笑了；隨後大家又復莊嚴起來．

空談未免生了倦意，人也慢慢地鳥獸散了．我回了臥室，無心看書，倒在牀上想睡．鄉村裏一聲寒柝一聲金鉦，打碎了我底心．在平時這個辰光，那種聲響早被喧囂的人語掩進了的，都一陣陣地撲面迎來了．

少年底王國裏，此時全瀰漫了死寂的暮氣．

三

最幸運的是我們這裏——鄰近的廣場巨廈都被軍士們借去用了．我們似乎是大

國下面的保護國，托庇在軍士們底甘棠之下，倒也這般苟且偸安過去．

一天，是一個凄涼的月夜，遠處砉然幾響．在這易感的羣衆心裏，無疑地都斷定是槍聲．接着又是幾響，呼聲的嘈雜，警笛底緊迫，鑼鉦底狂散，一聲聲蕩漾到我們這裏．這決不是起火：天空裏除了南方熠燿着城市底微紅的燈光，此外都遍鋪了嫻靜淡素的月光．這亦不見得是軍人行刼：人們未必敢這樣大胆地鳴警狂呼，在這四面楚歌底包圍中．疑慮繞着我們——幸喜得隣近沒有村莊，一時還不會延刼過來，讓我們可以從容地預備逃生．然而，想雖是這般想，一簇簇底人仍在擎起耳根呆呆地聽．

平時讚美的碧空靜月，今天却有些嫌伊太亮了．一瀉無餘地照在我們底田園裏，便是隱藏都不可能的．

這天晚上，別的都和往常一樣，祇有電燈捻滅得早些．大約人們都準備一睡來了事的．

隔天早晨，據一般人講：遠處一個村莊裏是遭了土匪底搶刼．我們心頭上當時倒感

到點唇亡齒寒之痛，過後也就淡然了．

我們還是這般苟且偷安地過去．

四

東北戰事生了變化，垂底於成的東南形勢，大概又不免牽動．聽說駐在鄰近的軍隊有些不穩了，這倒是使我們擔心的事．

這些軍人委實是有禮貌的，半月相處，絕對沒有傷我們底一草一木，他們甚至時常和我們很和藹地交談．

這幾天我每每會在三更時分夢醒轉來；在平時，是非到早晨不醒的．其實我并非驚怯，我祇想如果軍士們要逞狂，實現了以後的景象，倒值得在枕上想像的．

最可怪的是那些無聊的野犬了——深夜裏它們會合了夥爭嚷起來．聽不得一些

響聲，它們便會詫異得發狂。它們實在是奉行一己底職分，怪不得它們；只怪我們聽覺太容易受刺戟了，在這風聲鶴唳的時候。

軍士們仍是自己嚴束自己，眞可說是秋毫無犯。我們在這裏會想像到其他軍隊不法的行爲來，因此更加襯托出這些鄰舍底軍士們禮貌有加了；至少，我們也會想到那些述說兵災痛恨兵災的人底空中樓閣和信口雌黃。

可是，我們底四週時常有匪徒劫奪的消息報告我們；我們慶幸之餘，同時也有點寒心。

五

倥傯是不能免的，今天絕早，又在大霧朦朧中走我底長途。對面竟不見人影，慢說是前面的樓臺了。走過軍士棲息的處所，已是淡霧輕籠，人物隱約可辨。他們底倦意似還未

醒透，嬾嬾地向一旁閑散開去。他們都有些「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的氣概，他們祇知道守他們底本分，也許他們絕沒有做過虧心的事。

沿途都有小販來往，不外售些大包饅頭之類，都是供給軍士們圖飽的。他們至少要感謝上帝，忽來了如許的顧客，照應他們。

六

傍午信步，無意間發現竹林間的尼庵蓬門深閉了。我纔覺察，不聽見庵裏的磬聲，已經有幾多時了。這大概是因爲怕軍士們騷擾的緣故。

記取一年以前，石磬木魚，時常在夕陽殘照裏風送過來。我們雖不參禪，却也會心凝神靜起來。

三兩知友，隨意地走到了庵前，蓬門以內，佛地乾淨，我們徘徊門外，終於不願踹進門

去弄髒了聖地．

庵門外還有竪着棋杆的廢址，石基已攧，改成田畝了．一個妙齡底小比丘尼往往弄鋤持犂勤作不輟．伊見着遊人，會凝眸注視，或是斜倚犂頭，木雞般呆望着田埊．伊大概是靜極思動了吧菩薩心腸底老尼，未免太不近人情了，抑住伊流利鮮活的本能，硬把伊錮禁在死寂空靈的天堂裏．小尼也許終於要厭倦了這般超人底生活而詛咒師父吧．然而老尼是顧不到這些事的．

一年以前的事，竹林裏的淸磬繁鐘，遂門裏的森嚴氣象，夕陽裏的小尼凝眸——都在此刻湧現出一幅幅明晰的印象來．

東南戰爭結束時於江灣

塵囂裏

一

如今我又在塵囂裏過生活了。

怎樣提得起筆來呢！遲鈍的神智，萬萬不會有靈妙的手腕的，提筆也是徒然！除了抒寫些馬路上鶉衣百結的工人底醜態和汽車裏環珮丁當的少女底芳姿外，我們還有提筆的可能嗎？然而筆在塵囂裏終於是廢不了的。單把簽支票的颼颼的筆聲湊集起來，已經够振聾我底耳鼓了；何況還有記流水帳的颼颼的筆聲，更何況還有繕寫華洋訴訟文章的颼颼的筆聲！

我既不是面團團的富家翁，也不是帶銅臭的商賈，更沒有做訟師的福分；這枝筆便

嬾得提起了。幾回在筆端蘸飽了墨，想抒寫一點，却又覺得實在沒有提起筆來的必要，重復放了下來。幾回想在紙上留點痕跡，終於提起筆來寫了，祇是多半整湊不起來。拈毫有意，半是零牋，其奈之何！

便是這些零牋，實在也毋庸寫；可是既已寫出，也不便拋棄。集在一起吧，這也算是在塵囂裏不可多得的東西！

二

如今我又在塵囂裏過生活了。

當我一月以前回去搬家到塵囂的海上來的時候，鄰嫗告我，說是我家的純白的貍奴死了。牠跟了我十年，十年來的撫養，祇留得此刻的一聲嘆息；純白的貍奴，天上有知，也該默然。東南兩次軍興，故居幸喜無恙；那知這追隨了我十年的純白的貍奴，因為僮僕不

善照顧，等我回來，已經物改。如今祇賸得一頭上了年紀的純黑的貍奴，病骨支離，繞足長鳴，徒增惆悵！

還祇是三五個月的事呢，當我亂後返家，前後的景況，已經變得使我詫異了。白楊衰草裏，何處覓新塚？純白的貍奴呵，你未免命乖，純黑的貍奴已經伴着我們同過海上塵囂的生涯了；然而，你呢？

於是我更愛護這頭僅存的純黑的貍奴了！雖然牠是在海上生長的，而事隔六年，陌生也是當然。牠初到的兩天，老是躲在箱籠底罅隙裏，連飯都不敢吃。牠近來老態日漸龍鍾：雙目雖還發光，已不似當年那般炯炯；鬚毛雖未全摧，已是微黃而羼雜白毛；身段雖仍活潑，較硬的魚鯁已不能下咽了。其實，我也如此大了，這只十五歲的純黑的貍奴，還能不老嗎？老了，老了，人與貍奴俱老！

牠重來海上時，已是腹大便便，早晚便要臨盆。我們正在惴惴，牠或許因勞頓而落胎，幸而在五六天後安然分娩了。這是兩頭花白的小貍奴。童稚的可愛是一般的；而牠垂老

得子，將護襁褓，當然是更周詳熨貼了．

那天黃昏歸家，我暗自奇怪，怎的今天這兩頭小貍奴叫嚷得如此厲害．母親告訴我：

『這純黑的貍奴前天起便失了踪．無母之兒，叫嚷得怪可憐！』

我惘然！

牠走後的第五天，小貍奴已經憔悴得不成樣子了，牠終於沒有回來！牠們那裏會自已吃這稀薄的粥呢，除了人來喂牠們！約略果腹，便在籃裏交頸地睡着．醒來便又要娘．

七歲的和兒，為着顧憐這一雙乳貓抖得可憐，提了儲有熱水的鉛壺依傍牠們，取一點暖氣．當牠們底爪掌碰着熱而作劇痛時，牠們不知如何將爪縮回，祇知狂喊．愛之適以害之，眼看得牠們是奄奄待斃了！

牠們死沒有死，我至今還未曉得，大概遲早總不免於一死吧！

為了烽火緊迫，戰事頻起，我們便來到海上；純白的貍奴，便因為乏人照拂而死．為了烽火緊迫，戰事頻起，我們便來到海上；純黑的貍奴，便因此失踪．為了烽火緊迫，戰事頻起，

我們便來到海上；待哺的兩頭小貎奴，竟因失恃而天殤了。我害了牠們，還是戰事害了我？

如今我又在塵囂裏過生活了。貎奴們一個個先後厭倦塵寰，決然捨我而去；我眞的是害了牠們，可是戰事也竟害了我。

三

如今我又在塵囂裏過生活了。

這種平凡的世界，老是裝滿軋軋的機聲，青樓底歌唱，和迷人的紅綠。我們如此地過去，一天又復一天。

不要說一年以上的事你是不能想像；便是眼前快到的事，你能將你所想像的一一呈諸實現嗎？你想在明天休養生息一下，結果還是被朋友嬲了去接洽某件我情青年熱忱的救國心，我們認爲平常自然的，當局者却硬說他們是暴動；這件事明明很和平，忽然

會發生了鎗聲．

所以，你不必想，而且事實上也不容許你想．應付目前，還有些拮据，那有功夫給你想將來？然而，究竟鄉下人脫不盡土氣，一天，我竟和一位朋友在塵囂裏談起將來．談到興盡，歸宿還是悲哀，失望與悵惘：於是我們相戒不敢再談將來．

我如今幾知道：在塵囂裏住慣了的朋友們，因爲不想將來，所以熙熙皞皞地過去，一天又復一天．假若要遮蓋些鄉下人底醜態，我和朋友們祇有相戒不談將來；如果要熙熙皞皞度此一生，我們也祇有不想了．

不用愁吧！過了些時候，熙熙皞皞的日子就會到來．說不定是苦盡甘來呵！我心香一瓣，遙祝前程．

四

如今我又在塵囂裏過生活了．

此行誠樂．置身於黃昏夕照農歌酬唱之中，我乃恍然是在塵囂之外，這要算是例外了．

梅雨雖是可厭，却也有時晴的一刻．樓頭惆悵，波泛心潮，率性抛却書卷，下得樓來，邀着友人，望江灣鄉間行走．謂是戀春，春色本也有可戀的地方；謂是迎夏，那麽如此梅雨烟景，亦大可人，春光雖好，就無所用其戀戀了．

幾經彎曲，塵囂裏的一切，早已逃出眼簾．這裏本是舊遊，生疏了兩年，今日重來，卻似當年．推其不變之由，也許半由於幸免於兵革的淩夷，半由於時間在這裏值不了多少錢，不像在塵囂裏那樣瞬息變幻，一刻千金．

幽本不必探，勝亦不必尋，我們底足跡跟了舊遊的意識向前去了．村葵曳尾，都好似舊曾相識．我們沿溪而行，一村走盡，又換一村，濃蔭覆頂，牛矢沒徑，都是可以入詩的風景．我和朋友相視而笑，不覺脫口而出，說了句「此行誠樂」

正是農忙時候，所以斜陽垂沒，農人還十分起勁做他們底工作。一頭母牛，兀是拽着水車轉，乳牛跟在母牛後面逗趣。可惡的牧童，不讓乳牛來搗亂母牛底正經，拳打脚踢，百般凌虐。乳牛終於是氣極了，橫躺在地上，看着牧童發楞，向着母牛乞憐！這牧童大概是塵囂化了吧！不然，殘忍刻毒底慣性，怎生會侵入淳樸的鄉間來了呢？老牛也太把自己看得輕了。正該納涼了，還這般地矻矻。那乳氣未乾的牧童又有何能，致在你面前施威逞狂？鬆開一下吧，你的兒子等你給牠奶吃呢！

轉過一村，長堤邊有一頭山羊護着一雙乳羊在那兒嚙草，咩咩地叫個不住。雖然有東西牽住了牠們，究竟還是看得見的一根繩索。我們凝立了半晌，我有意將手遞過去，一頭乳羊不及迴避，也祇有任我撫摩了。母羊聳起了耳根覷着我。我似乎有所感，又似乎有點歉，撇下了小羊兒們偕着友人向歸途走。

此行原也平常，在我如今是難得就是了。別的且不說，單是這幾頭小牛羊，也彀我發見出天眞的童稚的愛來。塵囂裏，除了看見一羣羣牛羊趕向屠宰場去以外，我幾乎疑心

牛羊生出來便是恁般大的！

五

如今我又在囂塵裏過生活了。

我認爲繁瑣的那種悶人的工作，在父輩看來，也許不值得這樣大驚小怪吧！然而我確乎感到緊忙，而勞頓，而痛苦了。婚喪喜慶的酬酢，至少都要當一點心，這也是使我喃喃於我底生活之一端！

抽閒到姑母那兒去談一會兒心，走進門去，像似有什麼事要到來。在客廳牆壁的對聯上，居然被我發見了解決我胸中的疑團的方法來；原來今天是伊君翁底七秩大慶。雖然他是瞞着不給人家知道；然動了食指的我竟做了不速之客！補祝的虛文，自然又是逃不了的。叨光一餐豐殺，原本也不能不算幸運；可是我心頭栗六，百事麕集，要耐着性裝得

閒散似的坐在高朋滿座的羣裏，倒是一件十分爲難的事。

我終於推說有事起立告辭。主人堅邀今晚赴皇家飯店酒敍，我漫應着。

皇家飯店，好個雄勁壯茂的名辭！我下意識裏還鏤着一點痕跡，好似那位朋友曾經告訴過我，說是這飯店眞的奢華都麗，身入其中，眞有富埒王侯之想。東方唯一的大建築，二千萬的建築費，八十元一宵的宿資，三元一客的西餐，這不都是駭人聽聞的事嗎？

途中盤算，我決意去赴此迷宮夜宴了。窮措大一生有幾回如此的機緣！

燈光輝煌中，我已獨自步行到皇家飯店的門前。望見在汽車上擁着女伴出來的美少年，無依的單薄之感，我此時十分地覺得了！

入門除去的帽杖，按西洋人底禮節，是應該安放在門口，這似乎是一個朋友告訴過我的。當我將帽交給侍者時，祇恨我沒有穿華煥的衣裳；他打量着我，在鄙夷的微笑裏，懨懨地將帽子接過去了！

於是我在皇家飯店便做起臨時的皇帝！

眞，的這大的跳舞場是我生平僅見的；大理石的樓梯，潔白的彫像，滑溜的地板，風流的侍者，銀質的刀叉，也是不輕易見及的；便是看不見燈形的光輝，一生又看得見幾遭呢！不如看個暢吧。然而皇帝想來總不該如此猴急，皇帝總該有皇帝的身分呵！我囁嚅地東西閒散過去，心中惴惴，怕竟開歷史上未有的新記錄，去做越禮的皇帝。

我到了一間中式的客廳裏，門用貝殼鑲嵌，陳設是紫檀，墊褥罩了黃緞，此時我把日常身受的沉鬱，竟一筆勾銷，儼然具有九五之尊，睥睨了一切。廳底正中掛上一幅木刻的精緻的橫披，仔細一瞧，原來是一篇陋室銘，寫的一筆好字。呵！這未免太滑稽了吧，繼而一想，這也無所謂滑稽。我如果在臨時皇帝的身分上說話，此室之陋，也是事理之常。這正如我在非臨時皇帝的身分上說「敝舍」「賤內」一般；實則家舍不見得眞敝，內子也未見得眞賤呵：在某種身分上講某種適當的話，這是最緊要不過的。

從未受過學校教育的青年，硬叫他在大學校裏當特別生，多少總有點茫無頭緒呵！

當我如今在跳舞場的一角裏赴宴的時候，第一遭看着一對對男女在場中舞蹈，我便有

如此的情形了。這樣大的地方，如此多的男女，我何能幸免於目眩心迷呢！

歌隊響聲起處，男女便一對對地按着音樂底節奏，互相摟抱着蠕動了。摟抱，這似乎是個不甚妥當的名辭吧！應當換一個新豔而雅馴的……恕我褻瀆了，我委實再想不出比這再好的！

一位留學生曾經對我說過：『夫婦一同跳舞的雖然不少；然而他們每每把自己的愛人給人家跳，而去跳人家底愛人。』在我，這差不多是很難解釋的問題。可是究竟我還心有靈犀一點通，如今忽然悟出一個道理來。原來跳舞是講愛情的最適當的方式，人生旣非談愛情不可，自然也非跳舞不可。但是，跳舞畢竟是一種藝術，少不了要有鍛鍊與實習。如果和愛人一塊兒跳舞，爲了將就與溺愛，隨便地跳跳，便把偌大的藝術犧牲了。換言之，講愛情的最適當的方式旣已不好，於是愛情也因而岌岌可危。所以「古者易子而教之，」今者換妻而跳之，都是含有同樣意義的。多年未決的懸案，想不到在今天得到一個比較完美的假定的辦法了。

滋味是嘗過了，做過了皇帝，看飽了女人，參悟了大道理：眞的是勝讀十年書，我此夕很足以自驕。

六

如今我又在塵囂裏過生活了。

海上畢竟是塵囂，有誰能不做繁華之夢呢！詩人在宮詞裏虛搆了一應點綴，在那時是浪漫，在如今是平常的寫實了。今日所身歷的繁華，正不亞於當初在想像中的。踹進了繁華之門，我們便隨處都可做繁華之夢了。

萬頭攢動，車馬轇轕，鄉村間在迎神賽會時偶爾有如此的現象；南京路上却一變而爲經常的事實了。當人們躑躅於南京路街心時，便是繁華之夢做得最濃的時候。

我們斷然可以想像，如此塵囂的海上，將永不會淒涼，永不致寂寞——天長地久，此

景常存。可笑的是有位盲詩人，竟說出居海上如居沙漠的悖論，我們正可不必去睬他盲詩人果眞是有心眼，那心眼便也太朦朧了。

那知這盲詩人的悖論，不幸而言中了，而且竟在我眼中明白地應驗。一天，南京路上因爲出了一件命案，頓成蕭條氣象——死靜得像歐戰時倫敦夜晚連燈都不敢點燃的沉寂的氣象。我在午刻經過十字街頭，行人不但是稀少甚至於沒有蹤跡；舖子關得緊緊地，新鮮而剝蝕的字條兒，黏滿在未卸的牌門上，油墨的新 耀着我底眸子。萬萬料不到會如此的，不幸而居然如此了，我頓覺前塵如夢，不堪回首。

錦繡河山，一朝荒蕪，金陵王氣黯然收除，却凄涼何有他感？

七

如今我又在塵囂裏過生活了。

風行一時的交易所，等我想去參觀時，已是秋風殘葉了。過後人們談鋒上已經沒有了這個名辭，我也早把這件事忘懷，僅存的一兩家交易所，連過門的機會都沒有，也就無從參觀起。

這天，因爲要訪一位新相識的友人，很幸運地到了交易所裏。

他爲我講解了不少關於交易所的事情：今日早盤價錢如何漲，做空頭的如何蝕本，金融公債如何，六釐公債又如何。我不懂得一切；然而殺人風景，丟自己臉，是向來不行的；於是我唯唯，我諾諾，似乎讚賞他底宏論，又似乎表示他底話我已早有在胸中了。我想，我臨時想在不能了解朋友所談的是什麽時，最好的態度，不能外於此了！可是這副神氣要裝得十足，要非鍛鍊不爲功。兩年來的應付，我已經學得很像了。破綻也許會有，丟臉總該不至於吧。這是我沾沾自喜的。

開盤的時期到了，他邀了我去參觀，我私心亦以一瞻丰采爲幸，於是隨他到了場裏。臺上站着幾個人，昂視的也有，寫字的也有，叫喚的也有。友人指着臺上面目淸癯的

那一位，說是該交易所的經理．我當初還有些嫌其曲，那知是貌曲中莜，眞的人不可貌相呵！

臺下椭圓形的木柵旁，倚滿着經紀人和其餘的人衆，屋底兩旁也有無數說笑的．第一場交易開始了，經紀人你嚷着「七角半」，他又嚷着「八角半」，雜以誇大的狂笑，無聊的逗趣．鼎沸的人聲中，我擎耳細聽，聽不出所以然來；我又靜眼觀看，則其中像市儈的固然很多，清秀得不像市儈的也復不少．人不可貌相，至此又得了物證！

臺上的組織，正和鼓塲相彷彿，叫喚的是鼓孃，寫字的是絃師，其餘的大約是佐塲的了．交易開始時，所謂「鼓孃」者注視下方木柵前的做交易的聲浪，於是口中唸唸有辭，頻向寫字者報送漸趨漸快，「珠落玉盤」固不足以狀其聲之急，新閘捕房開放的自來水管也不足以喻其言之驟，力竭聲嘶，還繼續地做他底工作．寫字的也是秉筆疾書，飀飀作響，有如神助．他們倆又時時慣送秋波，或拿咄咄逼人的黑珠注視羣衆．我好像受了電感應似的，只覺得其光閃耀得可怕，雖然他未必會注意到我．

檀板響處，喧聲都寂，一場交易便終於此．第二場又繼續開始，喧聲也接踵而來．奇怪，這鼓孃與絃師，爲什麼擅如此的絕技呵！要是在路上相逢，我還當是兩位風流儒雅的翩翩公子呢！人不可貌相，於是我又找得了第三個物證．

不待完畢，我已到此興盡，想別友他適了．參觀究竟不是枉費功夫，多少總得到一點教益．歸來迴想，餘味盎然！

八

如今我又在塵囂裏過生活了．

遇見了許多朋友們，他們都問我：『近來忙些什麼，怎的老是看不見你？』是呵！近來是沒有一個整天能深居簡出的，我也頗想列舉一點出來，做個談助．想了半晌，簡直休想找出一件値得報告的正經的事，雖然我幷無不能告人之隱．

『沒有什麼』我祇能如此答覆.

然而，這答覆是不妥的，我確乎自己沒有空過一天！於是我改了口腔，說：『窮忙，無事忙！』這瑣碎的工作，多說會嘮叨得惹人厭煩，少說又無法舉一以概百，所以便不能說了，日來提筆作日記，昨天底事，已是記不起來：想到的多是無足輕重的事，可記的却還未曾想到！

在塵囂裏，怎的會把日常的事，宰割得這樣瑣瑣屑屑，體無完膚呢！道理我講不出來，事實却是普遍的：明明一所房屋，繪圖的一人，鳩工庀材的又一人，裝置水電工程的又是一人；明明一個公司，賣衣料的是一部，賣手帕的又是一部；明明一爿書店，購西書的一處，購文具的又是一處．怪不得我底日常生活，會如此纖細而繁多，竟不能說了：這原是在塵囂裏的緣故，

九

如今我又在塵囂裏過生活了．幾天來陪了裴伯到各處措辦赴美的行裝，歸來總是纍纍地堆滿了一室．朋友中有個倚老賣老地說：『民國初年這個祇要化幾毛錢便可買來，如今竟要三四倍以上的價錢了．生活程度未免太高！』說罷，繼之以嘆息．他底話何嘗不眞吧？可是塵囂裏本來多變幻，早已不言而喻，又何必多說，說來徒然帶些頭巾氣！歎息，更有些三家村鄉夫子底行逕了！

遊美還不是人生大事嗎，那裏可以等閒相視呢！他忙，我亦跟着他忙．忙忙底結果，他已束裝就道了．

海船泊在江中，我們相將乘了小輪上海船送行去．

海船上留學異國的人們，氣概是多麼豪爽呵！悲歌當泣，四海爲家，要說中國無人，我豈能信！

我們隨處可以聽得惜別誌仰的套話，他們這班遊學異國的人們，委實是值得我們恭維的。別的不講，單說異日歸來，一塊金字招牌總得帶回來的。實際上我們可不管，金字招牌便足夠耀得人眼睛不敢逼視，而且不像我們灰字的招牌，頃刻間就會斑剝暗淡的。

他們領受之餘，乃報之以一笑！

萬千種語，都在輕微一笑中。他們是在笑我們雖得幸處塵囂，然沒有「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福氣。他們是在笑我們癡獃：人間小別，原也尋常，又何必送君千里，灑淚江干！他們更在笑我們已經鑄定了灰字招牌，將來等他們煥然一新地歸來，我們還是故我依然，甚至愈加斑剝難辨了。這笑底意味，推之可以無窮。

海船要隔天清晨纔開，我們因爲時晏，先下了小輪，候時開回。輪上凭欄閒眺，海水捲着黃土，濁膩得可厭。原來水亦有幸有不幸呵！在我看，歇浦江邊底水，受了船隻底騷擾，舳

艫底波動，日夜沒有寧息的可能，該當是不幸了；然而在或人想，水得爲世所用，見重一時，不像在窮鄉僻壤的水，盡爲面目可憎的漁人所佔，亦未始非幸。究竟誰是誰不是，我也無從斷起；不過不幸底屬性總得有一方面承受，這是不會錯的了。

輪旁有舢板船五六艘，船式後聳前坦，艙中僅容兩人。因爲海流湍急，舟子不得不頻搖櫓槳以保持平衡，免遭顚覆。我凝視了好久，指向靜姑說：『這纔是單純的小家庭呢！除了妻子兒女盡在船中，身外一無長物。』靜姑不語有頃，忽然說：『這是多麼快活呵！』伊是上有翁姑下有子女的，難怪要感慨係之。可是，天下事如果眞有十全的事，我就不敢相信。舟子們未必不羨慕我們底境遇呵：所以，祇要看透了一切，自然心平氣靜，隨遇而安。這看透底方法，亦決不會神秘，多想一着便得啦。然而，多想一着，又何嘗是容易的事，我便每每不肯多想：

這時，天色已蒼茫得不易辨別人物。有舢板一艘，破浪而去，在蒼茫裏隱沒了；我們底船也在這當兒鼓輪回來。沿途溷濁的景物，一切都消弭在黑暗中，此時水倒比來時可愛

得多，暮景如在畫中，心眼更爲之一爽，這是一個暗示：叫在塵囂裏的人們，多閉一會眼睛，在黑暗中去覓愉快的。

十

如今我又在塵囂裏過生活了。

近來聽得一樁可憐的消息：平底夫人死了！

七八個月以前，平底夫人不還是「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的新婦嗎？記得紅毹上，有一對璧人，朝天頂禮，密誓同衾；曾幾何時，伊已棄平而逝了。至少這也是天下傷心事跡之一吧！

如果伊是瞑目而逝，奄奄而逝，還不過邀人們底一聲嘆息，說是彼姝命乖罷了。小民無負於伊，負伊的還是冥冥的蒼天；蒼天活該受我們底譴責，我們祇要問心無他，便不用

仰愧俯怍的．無如事實幷不是如此簡單，伊原是含寃而逝，受屈而逝的呵！於是天意之外，又加入事相催，我們對於死者的同情，便較深且痛了．

伊新婚那天，觀禮隊中也有我底分．洞房坐宴時，紅兜揭起，我便有些代伊惴惴；鄉姑模樣，泥古斯文塵囂裏的衆生，未必會獨具隻眼吧！果然，伊初入平底家門，便遭平母底白眼，爲的是伊沒有塵囂裏所讚崇的俏貌，及塵囂裏所不可缺的金錢．平呢，白面粉頭，多麼翩翩，如此村女，何堪相匹？伊底不能承歡，自在意中！

我不料伊竟會死，即死亦不料其如此之速；然而伊竟死了，竟過門不及一年而死去了．那日平家送來一紙報喪條告，這明明是事實，萬萬不可掩飾的事實，伊死了．

死後風光，多少總較生前擴大一點，尤其是遇到這類的事！這幾天來，關於伊生平底好的批評，常常會聽得到．克盡孝道，待夫有禮，是當然的批評，此外，還聽到不少頌揚伊的話．我對伊的同情，因爲加了若干燃料，竟擴大起來．雖然我們僅僅是一面之緣，我却覺得伊底死便不能全怪蒼天，而人世間自身也發見了大大的缺陷！

伊死底近因據說是爲了感受流行時症；死底遠因我却不得而知．但和結婚後的生活不無多少關係．據別人說是如此，據我私人猜度也是如此．

十一

如今我又在塵囂裏過生活了．

辛亥一役，清室遜祚，我乃初次到了塵囂的海上來．轉瞬便是十年以上，中間有六七年不在海上，如今再來，追溯當年，印證現在，十年來的滄桑，整個兒被他引起．

這十年來的滄桑不可說，說起來徒然使我感懷．

記取民國初年，我在私塾攻書，學友三五，咿唔經史，絃誦之思，至今還能髣髴一二．塾在里巷中，深巷人靜，有賣白果聲自遠而來，音宕詞緩，我頓時感得秋深如許了．此聲一起，秋意日就闌珊，海上儘管繁華，而蕭條氣象，終不可免．

此番重來，情形便不同了。年年有秋，而秋意卻絲毫沒有蹤跡，雖然你明明知道秋已到來。路上的擾攘不必說，車馬喧騰，衆生徵逐，惹得人頭目眩惑。卽在里巷以內，人多地隘，儼然成了個小市集，賣販麕集，羣兒跳笑，其溷濁可想。一到晚間，散工歸來的人，在隱約路燈之下，噱談的也有，作樗蒲戲的也有，更沒有使你凝靜的機會。雖然偶有幾折簫聲，從隔鄰透過窗櫺而來，然已無復瀟逸的意味可言；雖然月色仍是姣好，而以管窺豹，實在沒有整塊的天可以望見，所以也消失了本來的韻致了。

這自然是進步！塵囂裏多變幻，十年來已是如此，遑論百年。

十二

如今我又在塵囂裏過生活了。

反正都是無聊，昏昏地，昏昏地，還不如睡去。然而多睡更是無聊，愈加昏昏地，連坐也

嬾得坐了．於是厭惡到一切，厭聽隔牆賣餳聲，倦看朦朧梅朝雨．近來厭惡更具體了，坐過了家中所有的椅凳，怎的張張都不能使我舒服，我於是肯定了這椅凳是使我無聊的總根苗．

凳子終於被我換去，但是無聊依舊是金不換的，緊迫着我．

我又提起筆來想寫些可以象徵塵囂的東西，無聊地提起，又無聊地擱下了．平素過見聞見的關於塵囂的事而想寫未動筆的，怎的一椿也想不起來．我便披着衣裳往外走，也許可以觸動一點靈機，勾起舊時的情結．絕果是白跑了一趟．

可憐，好枯槁的心泉呵！

算了吧，提得起，放得下，不用想，也不用愁，無聊地過去，昏昏地過去，處此塵囂，這點本就足夠了．

一九二五，八，二十五，脫稿於上海．

塵囂外

一　塵囂之內外

我，如今已是厭倦了塵囂！我必得向塵囂以外去走一遭，雖然我自分不是能夠享福的人。

我不是約過樊庵及其他的故友在暑假期內到杭州一遊嗎？西子湖邊，是童年慣遊處，回憶起來，也够我神往！我决然要去杭州了！

我上了滬杭車，因爲沒有同行伴侶，便一個人靜坐在三等車廂裏，我雖然急於要見我底朋友們，一敘年來的闊別；可是一方還留戀着這道上底鄉景，窗外底景色，我努力想去飽嘗——在塵囂的海上，哪里嘗得到這樣淸鮮的淡味？

我此刻是在十足的哲學的環境裏，我想到將來底不可靠，想到人世間底缺陷，我又想到海上為什麼會使我這樣厭倦。這許多題材，眞可以供我理出一個系統來成一家言；這原是造成哲學家的時勢，假使我是使用時勢的英雄。

我忽然想到塵囂內外界限之模糊。譬如這窗外的景物，詩人將贊嘆着這自然之美，可是這自然却早經人工斲喪過了；自然果眞美，也不是現在之所謂自然美。我們不能估量那眞自然底美與不美：我們既不能知道自然究竟是方是圓，便是想像也是不可能。北極上人跡不到之處，這些野象野人，也已斲喪了一部分的自然。這樣，整個兒的自然，試問你能想像得到否？所以塵囂內外之分，實在是不易言。勉強要分，也是人各一辭！老實說，人們不耐永居在常住的場所裏，想溜達一下，換換境地能了。我過慣了繁華之都市生活，要想在靜逸的山間水間優遊幾天，正同劉老老想進大觀園溜達一下，沒有兩樣。

車輪轆轆地滾，我底心也跟着轆轆地轉，我終於被送到杭州。

二 如此湖山

如此湖山．沖淡得會使你恍如永遠在破曉的晴空裏，頗使我有終老是鄉之感．假如我有一天，擺脫了一切俗務，幽居在濱湖的田舍裏，短褐身輕，醉酒高歌，其樂當如神仙．可惜這種世界不容許我如此，而且依理我也不能而且不應有此絕塵之念；然嚮往之情，也自難免．

在這種地方，時間是不值錢的：我每每如此覺得．遊湖最好是小艇，容與中流，槳遲水緩；那纔見得淡恬．如果駕汽船，急急乎把水勢分成兩道，濁煙一股股地放射在清碧的水面上，機聲攪亂着空明的天地，這顯然是與湖山過不去；非但是湖山遭厄而已，他自身簡直也是掃興的．湖乾山瘦，眞不知要歷幾許年月，又何必太匆匆呢？反正忙於利祿的決不會來；來的人總預備在有限的人生中抽出一點時間來獻給湖山作贄禮的．至於爲了求

利祿而來的，雖也大有人在，但我此處可以不論了。

我從湖濱上船到杏花村訪友時，我便如此想了。住在杏花村裏的友人們，是有事而來的，他們實在也無暇欣賞如此好湖山，雖然他們是在此數日內常常出沒於山水之間。我到了那裏，他們有的已經起來，有的還未離床。裘君新買了一管獵鎗，他正在那兒練靶，對準了樹枝或者牆上的或種標記，便這樣地練習了。他似乎很有把握似的，立刻向屋脊上的一羣麻雀，作射擊的準備。李君笑他一定沒有把握，徒然空費了一顆鉛丸。他不顧，機括撥處，一只麻雀飲彈墜地，在泥土堆裏掙扎了一下，完了，死了！友人們多鼓掌，李君笑而不言。裘君猝奏奇功，喜得什麼似的，直衝下樓；少頃便捻了一只死麻雀回來，仔細端詳了一番。『你們看，這鉛丸是從腹部橫穿過去的，多麼準，哈哈。』友人都羨慕他底眼力銳敏，他也頗有點自負。然而這是一時的熱鬧而已，立刻便又靜寂起來，祇有近寺的清磬，像敲着喪鐘似的，不斷地響着，終於裘君自己懺悔了。他說：『這究竟是殘忍的事，三分鐘以前，還是活潑鮮跳的呢！』這是對於這隻麻雀的最後誄辭了，以後他們底話鋒又轉到別的

方面去．我可還是凝視這隻死雀．我想：『借居在如此湖山的雀兒，怪你太不匆匆了，你自然無法避免這匆忙急迫的鎗彈．你應該像城市中的雀兒：一有聲息，便得飛奔！記着湖山固然留住，時間是慢慢地要新陳代謝的呵．』

後來我們相將在湖中遊了半天，又訪了幾個名人的墓．蘇小小，馮小青，林和靖，林廸臣，秋瑾諸人底墓，都一一拜謁過．然而此來並沒含有憑弔的意思；聊以一走而已．美人名士，死而有知，永眠在這裏，消受淸福，其樂自不必說；然我們生者對此雕飾痕跡太顯露的龐然巨物，實在缺少景仰的意味；雖然美人名士底韻事是極可以令我神往的．

★　★　★

我想起在螺絲門外稔稼橋頭養病的老友了；趁個早涼，趨車往訪，一出城外，夾道濃蔭，掩映左右，田家三五，在高阜墾植．我此時已迷失了路，因爲車子是不熟悉這種地方的．向田家借問一聲，蒙他們詳細地指點了我，車到友人家門次了．

時間是不値錢的，在這裏，尤其在這伏天裏，連狗都懶得向陌生人示威，擡足了前腿，

伸着舌頭喘氣，前面地上的涎沫，已經一大攤了。傭人拿了我底名刺進去，半晌纔看見友人搖着蕉扇出來.

『想不到你會這樣路遠迢迢地來看我.』他平日行爲極拘謹，訥訥少言；今天却頗有點瀟灑之氣.我料想他底病是已經好了，說：

『你好了?我來西湖鬆散一下，祇是不能久留，今天特爲訪病而來，誰知你却做南陽諸葛亮!我談一下，就得走.』

『不成，非吃了飯去不可!你此來既爲了要求閒散，又忙什麼?』

他邀我到書齋裏，他桌上正擺着曆本和論語；壁上是舊友伍君手繪的山水，書架上還是從前在學校裏我所看見的那幾本書.我說：

『馬克司經濟學說不談了?哈哈!』他從前最是歡喜談馬克司的.

『誰還像你這樣用功讀書，反正是消遣消遣的，有書看看，無書也就完了!老王，你如今是洋服楚楚了，你忙罷，研究什麼?』

『說什麼研究，窮忙而已』我答．

『忙總是好，誰像我這樣沒出息！』

『你想出去幹點事嗎！』

『我有病．』

『不是好了嗎？』

『好些，但是我亦𡢃得起勁着手了．』他終於𡢃𡢃地回答我．

『呵，嫂子在那兒？怎的連吉期都不通知我，我還是從朋友那兒打聽了纔知道的．』

『反正你不會來，你是忙了，』他搖着蕉扇如此說．

『嫂夫人大約總可以拜見吧，』我請求．

『不成，女人家怕見生客得很，何況你又是洋服楚楚呢？』說得我們倆都笑了．

女傭人們擺上餚饌來，友人問我，『你喝酒不喝？』

『我素來不會，你呢？』

『喝不多，略爲一點兒，消遣消遣長日。』

我詫異道：『你不是向來不近的嗎？何以……』

『反正沒有事做，呵呵！』

拘不過他底敦勸，我終於喝了一杯，然後用飯。菜並不豐，他用箸指着道：『這都是自己園地裏的菜，伏天裏吃這些，總比買來的乾淨。』飯後剖瓜解渴，也頗有味。

辭別出門，在驕陽下灼曬，我頓時感到這二三百年老屋底蔭深涼爽！

回到旅舍，洗了個澡，躺着睡了一忽，醒來已是黃昏。樊庵來約我遊夜湖。今夜月已半圓，光明徹底，樊庵說他願永沉在這波光深處，我無言，也許是贊同他底意見而同時又戀戀於現實的世界。船夫問我們要往平湖秋月那裏聽戲否？我不贊成，樊庵也表示不願。我對船夫說：『隨你底便，蕩到那較爲陰暗的地方去，你要多遠就多遠。』我和樊庵縱談一切，忘了所以地胡亂雜談，當年苦樂，全個拋開。槳聲是越盪越微，舟子假寐了；祇有微波擊舷的拍拍的聲響。當初上船時，波上時有熱風；兩小時以後，我們身上已颼颼然有了涼意。

我深恐露重受寒，倡議上岸；樊庵還不脫稚氣，不願離此。撥槳歸來，已是深夜。

我給舟子六毫錢，樊庵說通常都是兩角，如今給他太多了。

上岸時，有二馬已卸了鞍轡，圉夫也沒有跟着，緩緩地沿着湖邊坦道曳尾而過，轉灣不見了。人不避它，它也不避人，一切是這樣地閒散。

馬底優遊呵！馬猶如此，人何以堪！

三　南湖裏的老少姑娘們

杭州遊倦，首途到了嘉興，順訪東祝。

他家中有精緻的花園，高邃的大廈，雖在伏天，也並不十分蒸鬱。火車下來，到得他家，已是傍晚，卸了行裝，侈談舊事，在習習晚風中剖瓜大啖，誠不能不算做樂事。

用過晚餐，東底妹妹，盛稱南湖晚上如何風涼，如何有趣。我此來也爲的是南湖，於是

我開始要求東，趁今夜月色正濃，何妨作夜遊。東欣然允諾了。

我們雇了一只小船，他們所謂「老太婆船」。原來南湖裏有兩種遊船，都是女子撐船，一種由老婦司駕駛，一種是由少女司駕駛。老婦們當初原也是窈窕的少女，日月不居，白嫩的皮膚都被時光捲得黃皺，婀娜的身段也被春秋滾得殭直了。幾十年來湖上的生涯，已經使伊們厭倦得時常發出詛咒的咕嚕。遊客，尤其老熟的遊客，對於伊們老透的虛情，早已不發生好感；伊們慣經風雨的飄零，也只有向年年轉換的湖上浮萍表一些傲慢。我們呢，坐這只「老太婆船」本也是偶爾的事，並不含有憐惜的意思；可是伊們却受寵若驚了。伊們表示感激的熱情，好意的招待，漸漸和我們攀談起來。東問伊們年來生意如何，伊們說：『時世不好，且不必說；總之我們是老了。』沈默了片刻，伊們又繼續說：『我們是老了，不中用了，老爺少爺們都上小姑娘們底船上去白相，誰還到我們這老太婆船上來。像少爺們這般肯來照顧我們底生意，眞乃是顧憐我們！』

伊們終算有自知之明，知道伊們除了乞憐以外，已沒有其他吸力可以繫住老爺少

爺們底心；卽此乞憐，其吸力也已微薄有限得很；如正秋蟬哀嘶，在楓林夕照中，聽的人徒然感得凄涼的滋味，却鼓不起血熱的情緒來。你斷斷不能怪老爺少爺們心頭鐵硬，正如你不能怪聽蟬的人都是冷血一樣。少女們終於在這點上佔得橫霸的勝利，連老婦都十分地承認了呵！『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這是天演，這是循環，又何必思量呢！『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凄涼否！』你若問時，後此年光，你將永浸在凄涼裏了。

半小時以後，伊們似乎已猜透了客人底心，知道我們已經厭倦於此，便慫恿我們換乘姑娘們底船。老婦們高喉呼喚一聲，片刻間一隻小船已橫陳在前面了。我們跳了過去，給了些船資，老婦便道謝而去。小船上持篙者是入時的女子，姿首也還平平，脚上絲襪，却不穿鞋；後梢掌舵者係一中年婦人，另有一老婦在艙裏。這少女來敬香煙茶點，我們一一受了。伊又從鄰船中取來了一碟青菱，是南湖名產，我嘗了，也味不出特殊的鮮味來。

東家居禾中，南湖上艷姝底名字，至少總該知道一點。他知道有一王姓女子，艷名甚

噪，東主張叫伊底船來坐一下。東將此意告知了這個女子，伊毫不嫉妬地代我們四處訪問，終於找到了姓王的。伊名字是忘了，也許是金寶，也許是金桂，也許別的——如今我們就叫伊金寶吧。我和東又跨到金寶底船上，前船的女子及中年婦人也跟了過來。東曾經在金寶船上遊過一次夜湖，所以金寶認識他，招待也就慇懃起來。我第一遭親近這般女子，事事都很侷促，然而也不得不裝老一點，不然你會被伊們笑；我亦甚少說話，因爲說話以前要經過一番思索，而且說得極慢。

我們祇有艙前一席地可以安止，甚感狹小；於是我們捨棄了這只蓬艙，另外跨到一小妹的敞艇上去，蓬船便由金寶底母親去看管了。不到一小時，我們已經換了四只船，這誠然是豪舉。我一切都不懂，祇憑東指揮。

船上如今除我們倆以外，有金寶，金寶底葉子，有前次的女子和中年婦人，有小妹，共七個人。伊們至此，對我們已經極熟悉了。我們祇有兩人，伊們話多嘴快，話鋒便都給伊們佔先了去，伊們嬌癡戲謔，憨態可掬，簡直沒有東和我說話的機會。

小姝搖櫓，蕩到了煙雨樓，這是清乾隆駐蹕的所在，五代時又曾以白蘭花著名。從船上望去，陰森頹敗，無復壯觀。我們繞過了煙雨樓，灣到內湖，便停在那裏。兩岸蒲葦修長，湖上波光如鏡，疏燈三五，零落人家中天明月，高不可攀，處此良宵，轉厭伊們底囉唕了。

本來妓亦有技，可是伊們除了撐篙搖櫓以外，似乎沒有什麼本領。伊們不會奏曲，不嫻絲竹；伊們祇知道胡調，唱幾句山歌，賦幾聲不成調的戲辭如閻瑞生驚夢之類，媚人的姿態，也似乎未曾經過刻苦的陶養。純然是憨癡，是變態的天眞來博得客人底歡心；這似乎有點別調。

爲避開伊們底聽聞起見，我問東關於伊們的時候，常用英語。伊們明知道所說的都是關於伊們底事，却頻頻裝作若有意若無意的怒惱，問我們爲什麼不讓伊們知道我們所說的話。伊們能知道 Twenty Cents，並且知道來是 Come 去是 Go，在伊們已很難能可貴了。伊們說我們不十分有趣，因爲我們不常和伊們談話。眞的，我們是太規矩了，在這種場所，規矩乃是一種例外。我自知我太不適宜於這種環境，當初原亦未曾預料到今

夜會有如此的遭遇．我在此猶如做了一件虛心的事，心是忐忑不安．然事已如此，也就只有鎮靜了，好在無言總不至出什麼大岔，與其因外行而被伊們訕笑，毋寧少說幾句，至多伊們不過當你是沉默寡言不甚有趣的人物罷了．所以我們始終沒有多講話，我們用耳用目，看伊們姊妹行裏自相逗趣，聽伊們無韻調的歌曲；而夜色澄清，暑氣滌盡，我們也樂在此涼爽雰圍之中，作片刻的留連．

在伊們底談話裏，似乎理不出一個線索來，伊們底話鋒變得極快，在一件事情上說不到十句八句的話，便有議論到另一件事上去，或是哼起歌曲來了．伊們似是無心，伊們大概還有點小孩模樣；只有金寶，大約因為身份高了些罷．和我們一樣地很少說話，便是說話，也有點買賣式的了．小妹和前次遇見的少女談鋒最好，伊們最歡喜指摘人家底說話，批評人家山歌辭句的不當，和報告伊們姊妹行裏出閣請客一類的事．

談鋒不知幾時轉到請客上去了，東問金寶：「你這兩天有空嗎，高先生要你底船呢？」高先生大約是東底熟人，久習於此道的．

『明天，後天，大後天都是趙老爺定好了的，十八十九都有生意．沒有空．』
『高先生要惱了，你這樣！』東這樣說．
『惱也沒有法想！』金寶努起了嘴，似乎有點不屑較量的神氣．
『哼！』東佯怒．
『那末二十好嗎？』金寶已轉了話鋒．
『你問他去，誰知道！』
『請你吧，謝謝呢，我這幾天眞嘸空』
『不高興．』
『不高興，一定要你去問．』伊撒嬌似地說，仍不脫傲慢的神氣，原來伊是湖上的權威，伊實際上不希罕無聊的新客人．
『我來唱蚊子山歌，』伊行使了一個調虎離山計．
我此時已有倦意，伸了個嬾腰，手往後一伸，想握住船沿．怎的是軟絮般的，回頭一看，

原來捉住了金寶底小腿。我驚慌地縮了回來，險些兒要向伊道歉，我覺得是褻瀆了人；然而伊却連腿都沒有縮動一下。

直待涼意透入心肺，我們纔重上金寶船回去。據東說，此行給了伊們六塊錢。

這樣，我便度過了南湖的一夜。

一九二六年伏暑，追寫一年前的事。

珠江散記

起筆

爲了某種機緣，廣州之行，居然實現了！此行亦係自願；不然，時已歲闌，臘鼓聲聲，正遊子束裝返家的時候；我獨無情，奈何一肩行李，長征萬里？

十年以內，幾渡錢塘，也曾在怒濤惡浪中渡江而西；可是水天相接處，畢竟有輪廓可尋，說不到盡江海之大觀。今屆南遊，聊償宿願。

水是我所愛好的，在諸凡自然美中，不論匯成什麼形式，大至海洋，小至溪澗，苟我身歷其間，都感到一種異常的愉快。雖然我也讚美着山之嵯峨巉崿，雲之斑爛五色，月之靜美幽嫻；而我對水之喜悅，乃遠出雲山等之上。這似乎沒有理由可說；意者，我是南蠻鴂舌之人，地濱大海，所以受得一點鄉土底遺傳性吧

在温州之濱

海行一天有半，偶然步出船頭，在晶瑩無涯的水波中，瞥見幾座渺小的孤島似的陸地。朦朧隱約，不辨樹木；但有帆船三五，出沒其間。我指問舟人，據說已是温州了。

對我像似很熟悉似的，提起了温州，我便追慕着我底故鄉了。雖然我沒有到過温州，可是我有朋友在那裏，小時看護我的保姆底故鄉就是温州，更何况温州過去，便是我十年未見的故鄉——三山！

久寂的鄉思，無端地又被引起。

使婢

船身本不甚大，你祇要周歷了幾遍便會認識得一切.這骯髒得像鹹菜乾般而時時還要流露些少女底情調來的紹與使婢，便深深地印入我底腦裏了，當我看到了幾次以後.

不用什麼思索我已經斷定伊被人使用得很久了，使用得像機器一般.立刻感到的，是史高德(Scott)所寫的被中世紀貴族凌虐使遣的奴隸底情景；同時，王爾德(Wilde)底"A House of Pomegranates"一書裏那位年青的皇帝所夢到的奴才們，似乎一個個在我眼簾中憧憬着.這過分的比擬，原不恰當到十分；不過聯想到彼此，確是當日的實情.

伊底時間，功力等等，似乎全部不歸己有了吧：不是帶領着孩兒們談些類乎小孩子愛聽的話，便是兢兢業業地洗滌那太太小姐們剛用過的帶有脂粉氣的面盆，至多也不過談些不甚懂事的幼稚的話.伊大概是榮膺新任的大老底家眷底使婢吧.我在船頭瞭望着海底宏闊時，伊曾抱了小孩，坐在距離我不遠的所在，唱着伊自編而不甚協律的山

歌去娛樂小孩；其中有一句，是說小孩底伯伯是做官來到廣州的。伊能自編而且自唱山歌，在伊是很可自矜，在我們聽者也覺得伊是聰明到極點了。

少女底風姿，終於是掩蔽不盡的。雖說伊是這般衣衫襤褸而復蓮步姗姗；然而微紅的雙頰，頻頻轉的睛球，尖銳的聲喉，有意地或無意地表顯給人們。伊很願意向年青的侍者們談東說西；伊是很願意偸得片刻的閑暇，向四週覽着特殊的人物。這種未可厚非的情調，在少女，是極正當而天然的吧！

一天，我在大廳上盥漱的時候，看見伊正在向一個侍者借用一塊皂莢，侍者很願意地給了伊了。另一個青年侍者，很「幽默」地說道：『白髮龍鐘的老太婆，向你借時，怕要受你幾句難堪的話了；然而娘兒們來要時，你却兩樣了嚇！』

然而侍者乃僅報之以一笑。

這情景與談話，似乎是很哲學的；在我囘到房間以後想。

擬寄

——途中讀石頭記，限倦拋書得此句——

已是殘冬，
料想深閨獸炭紅，
我人浮南海中。
水自溶溶，
火自熊熊。

兩根臘腸

只聽得船尾一聲大嚷，一個大漢子口裏操着粵語，直闖到帳房間裏。帳房沒有找得。大漢子又跳到船尾，嚷着，儘嚷着，嚷得那些好事的人，羣向後面跑。

船尾本不甚寬敞，加上這一擠，眞有些水泄不通的樣子，人聲也便嘈雜起來。要不是風潮平靜得很快，要不是我預先知道大漢在那里嚷，我眞不免要恐懼起來。在這時間甚暫的全武行裏，聽說還使用了一回手鎗；起因卻是爲了兩根臘腸。

大漢之所以要嚷，因爲他底統艙裏的茶房在煮菜時丟去他兩根臘腸。他嚷着，因爲茶房看不起來往的客人；他嚷着，因爲茶房欺侮統艙裏的客人。這原是的：茶房招待得周到與否，是拿錢來做標準的，他們何曾想服務是正當的。你錢又少，你樣子又曲，你又坐統艙，你要使喚茶房，這如何辦得到？錢可使用茶房底謙卑恭順，你如何能？茶房被錢使用，他願意；你是人，他如何願？這位大漢如果識得時務一點，便知道嚷是無補於事而且惹人嗤鼻的。可是他畢竟嚷了，統艙裏的行人又攛掇着他，於是遺失了客人底臘腸的茶房，便被大漢綁在柱上了。

這是大漢底權威，也是快人意的事，雖然茶房們並不直大漢．不幸，這快意是暫時的．幾個湖北青年，據說是虎門要塞司令部裏的學生軍，因爲同情於被壓迫者，竟對於大漢有一種不滿，甚至要拿出手鎗來了．手鎗我未看見，據茶房說是手鎗確乎是從行李箱裏拿出來的，他們畢竟本領武裝調停了這齣全武行，大漢不響了，旁人四散了，茶房們感到失敗的光榮，到處向客人指手畫脚地講．

客人們對此事件，意見並不一致，單就我同室的幾位而論，有的說茶房畢竟該打，有的說大漢壓迫平民，理由都還充分，誰是誰非，一時難定．

虎門

船到虎門外，因爲領港的不曾來，便泊在那兒一天有半；徑膩煩的，我似乎要詛咒這種生活了．可是船到虎門以後，我便將以前受得的苦悶散瀉得乾乾淨淨．

眞不愧是「虎門」兩字，這是個多麼險峻的一個形勢呵！矗聳山峯之間，夾着一帶滾滾的長流。山峯是一排排沿江壁立，把個江水監視得十分嚴固。在兵家說是要塞，在遊客們看來却是莊嚴雄厚，具有俠骨的山水。

山上是一個個的小洞，洞裏據說是一尊尊的大砲。每個形勢險要的山，都有如此的設備。有的山頂上面有房屋旗幟，有的上面蓋了茅亭，有的築了堡壘。

船在虎門夾道中駛去，猛然看見對面堡壘上幾個擘窠大字，上面寫着「帝國主義是洪水猛水」「打倒帝國主義」字樣。大字原不希罕，在上海，「當」「押」「醬園」一類的字，每條街上都是熱見的；但那些字連續起來。漫說是大，便是六號小鉛字，看了也有些觸目驚心呢！

有幾個青年，情不自禁地對着大字歡呼，喝采起來，像是找得了新生命似的。

駕孃

船到了白鷺潭，便和幾個萍水相逢的朋友，一共僱了一隻小艇，駛向長堤：這是夜晚亥刻時分了．

這時正好下一點微雨，濛濛地飛向襟上來，江上燈光熒熒，櫓聲欸乃，此時我乃入了詩境．

除了撐篙的以外，其餘四個搖櫓的都是女子．伊們底勇敢不讓於男子，而六寸以上的圓腐，更引起了我底愛慕．愛慕伊們善用其足，不像我們的裹屍一般斲喪在鞋裏襪裏．我底視覺可以幫助着嗅覺，證明伊們底脚除美以外，雖不見得眞如抒情詩人所說的那般有肉香，至少總全無鬱結着的汗臭．

雨很大了，還夾着冷風，伊們從船艙裏取出蒻笠來，戴在頭上，赤着的足，在微光裏覺

得更滑澤．伊們底步武和諧地跟着有節奏的櫓聲前後左右走着，共談家常閑情，自適在翕和的雰圍氣裏溯江而南，長堤在望了．

不料南方氣候，竟是這般寒冷，甚至凝住了我底心！

挾妓

甄君——萍水相逢的朋友——儘在那兒嘆氣，說是廣州無美婦人．他底朋友也附和着這般說；我却不覺得如此．

晚上用膳以後，余君偷偷地告訴我，說是甄君在離此不遠的大綸旅社開下房間了．這自然是有求美的意思．余君要邀我去看，我嬲得去，他不由分說一把拖了就走！

到那兒，甄君橫躺在床上，眼光很鈍，似乎在那里冥索什麼．另外還有他兩位朋友，却有說有笑的，代甄君策劃挾妓的方法；雖然我不諳粵語，不懂他們講些什麼究竟．

小厮領進一個女人來，穿了一身紅艷的衣裙，像似很受委屈的模樣，向人們道了萬福，低下了頭，凝視地上片刻，返身出門去了。小厮問甄君，甄君一連搖頭。

第二個進來個女學生妝扮的，緋紅的胭脂頰，蓬鬆的雙絲鬈，綠綠的罩衫，曳着綴滿瑱佩的裙；甄君立刻從床上坐了起來，緊鎖了雙眉，緻細地對着伊望，伊靦覥着，亦飄然去了，甄君思量了一回，仍然把頭搖了兩搖。

第三個也照樣地由小厮引了進來，伊是細細的身材，鵝蛋臉兒，長着兩道濃眉，一雙媚眼。甄君底朋友，猴子似的急忙搬了凳子邀伊坐，遞了香烟給伊吃。坐不到凳熱，伊也去了，甄君瞇着兩眼，微笑點頭，說道：『ㄛㄉㄦㄞㄊ！』

小厮問：『這個可好，再好是沒有了。』甄君問夜度資要多少。『十五ㄏㄣ（ㄏㄣ，一塊錢）』小厮答。

『這麼許多，』甄君底朋友，連聲地喊，甄君倒還鎮靜，顯見得是此中斲輪老手了。

『八ㄏㄣ』：甄君伸開右掌，屈着食指，做着姿勢說。

小廝出去問妓女，同來說是至少十二元。

『那里的話，八元已是够了：』甄君躺在床上，這樣說。兩位他底朋友，卻像熱鍋上螞蟻似的，在這小房間裏團團轉，不知尋找些什麼。

結果，夜度資終於是八元，妓女進來，向甄君做了個眼勢，開口說：『請你賞些同家的車錢給同來的人。』

『幾多？』

『八角。』

甄君隨即取了錢，打發棄子走了。妓女便挨近甄君身邊坐下，不十分有話，羞羞答地。問伊名字，伊說叫『玉桂』。

甄君底兩個朋友，撮合成了這件佳事，傲岸得什麼似的。甄君要他兩個朋友每人叫一個，他們頗難堪。他們並不是對付不了而難堪，雖然我並不知道所以難堪的原因；也許因爲手頭不寬，因爲我前時曾親眼看他們向甄君要過三個銅元買唱本。

第二天，甄君同我們底旅社來，我問他怎樣

『有趣，這小妮子眞可人也！』他說．

自此以後，三四天沒有碰到甄君，據余君說：『他是捲入愛河裏了，天天和玉桂混在一起——看戲，吃菜，困覺！

偶然同余君到了甄君住的旅舍，推門進去，他獨自橫在床上，玉桂連影子也不見；我暗暗奇怪，然而也不便問．忽然房門開處，走進了玉桂底冶葉來，用手指着甄君向余君說：『他睡熟了嗎？』

『恐怕睡着了嗎？』

『請他對他說，玉桂今天到人家去，回來得早，便來；不然也許明天來了．』

此時甄君並未曾睡熟，葉子底話，分明聽得很清楚，在絮褥裏說了一聲『好』．冶葉乾笑，露齒的乾笑，蹈着脚出去，門響砉然！

不久，甄君便從床上爬了起來，提筆寫道：

『余豈泥犬木雞也哉？請從此絕，毋來見我！
無名氏』
寫完，封將起來，叫小厮送到玉桂家裏，自己又躺在床上睡。我心中有些明白這是怎麽一回事，反正是醋溜溜地；但也不便詳詳細細地問。
從此幾日，甄君形色倒並不頹喪，祇是向他朋友借得一本中醫方案來，抄去淋濁方等等，一方面又預備動身回鄉去；玉桂已沒有人提及了。倒是我在路上碰到玉桂一次，正和一個少年相將上車去；伊瞥見了我，微微打個招呼，很坦然地；我却很難以爲情似的，趕忙把視線轉向他方去。

幾個印象

未到廣州以前，朋友們已經都希望我此去多少帶點觀察回來；既到廣州，在那兒的

朋友又頻頻以「有什麼不同」相詢。可惜我思想是這般地渾濁，眼力又這樣地幼稚，要將廣州和我慣住的江南作歸納的比較觀，怕未必會討巧吧！可是我固「耳有聞，目有見也，」耳聞目見的廣州，我也知道與江南顯然各異：這我可以無言地肯定。

『旅邸無聊，我便常在三樓洋臺上憑欄閒眺。長堤以外，舳艫萬千，都停着預備過年了。隔江河南，據說是貧民底居留地，短屋比櫛，街巷狹小。這些都無可記；可記的還是臨街的印象。

『常常的，有一種類乎上海大出喪的樂聲自遠而至，於是一大隊人馬蜂湧前來，有對於沙面慘案的示威，有援助罷工回國的港僑的遊行，有「劉華不死」的旗幟，有「封鎖香港」的口號，有整隊的革命軍，有衣衫襤褸的工人：我差不多天天會看見。每次過我門口，不由我不肅然生敬起來。這是民氣底表現，有事實給我們看的民氣底表現：你看，現在香港底地價，較未封鎖香港以前，低到一倍以上了；紅毛鬼要自己去買小菜了；黃埔築港已在積極籌備了。

『敞達的街道上有汽車，馬車，人力車，有先施公司，有南京路上一般擁擠的行人，電車却沒有紅頭黑炭也沒有。行人中男的穿洋服或者短靠的多，穿長衫的甚少；女人底衣裝已是上海化了，可是舉步似乎很輕靈，脚大步捷，沒有江南女人姍姍的丰姿，駕自由車的也偶爾有看見。汽車有而很少，裏面坐的大都是類乎軍長也者的武人，因爲在汽車底兩旁總站着四個或者六個衛隊，擎起了盒子砲，手按了機括，瞄準着行人，疾馳而過……

『我聽到一個消息，說是一位廣東大學底教授在某街上被人打了。打的原因，是因爲他在購物時肆口大說其英語，這顯然有帝國主義走狗的嫌疑，動了行人底公憤，所以被打。……

『我又聽到另一個消息，說是黃花崗去的路上，有盜匪蹤跡，不便行人，所以我未敢一謁七十二烈士底墳墓，臨風憑弔一番。說到盜匪，在廣州並不算是詫異的事。台山友人告我，那兒的強盜，不但要擄人刼物，甚至要和官兵開火。他們有軍艦，有砲火，有一切。一次，他們被政府勦了四只軍艦去，他們忿極了，在一次勝仗裏，搶去了六只政府裏的軍艦，政

府反損失了兩只。所以這裏行路是一件艱難的事。不過商人也有驍勇的，他們鼓輪前進，迎敵應戰，且戰且走，居然也會逃出虎口，一無損傷。」

呵呵，這簡直是不像話，太不成話了。然而我思想是這般地渾濁，眼力又這樣地幼稚，整個的廣州，叫我如何觀察得來呢！

茶寮中聆歌妓奏曲後得此意

自古飄零成恨，
往事不堪訴聽！
檀板響處，
拔一個尖兒，新詞幾番更。
——且收拾起心事呵，

心事有誰問?

得一日閒

朋友們發起要出去走走，於是先到海珠公園。

公園便是個橢圓的小島，海珠地廣不過兩畝，離長堤有三丈多遠，珠江即因是得名。我們花了兩仙，舟子向河中點了幾篙，已經到了公園門首。

廟宇三楹，平廡二列，側亭一座，如此而已。瞻仰過程璧光將軍巍然矗立的銅像，認識了秦朝留下來的計時的銅漏，便相將渡河回到長堤。我們於是又遠足到觀音山。

由長堤向西，拐了幾個灣，路過省長公署，我們已經到了觀音山麓，拾級而登，達於山巔。

觀音山一名佛山，形勢彷彿有點像一塊馬蹄鐵。我們是立在盡頭的一端，如果沿道

彎到盡頭的另一端，想必另外還有起伏的山峯深谷，祇可惜我們未去．此地形勢是極險要，當初袁世凱稱帝，龍濟光踞了廣東，儼然成一個小朝廷，他頗着手於萬世帝王之業，在佛山佈置了砲壘守塔，做了行宮，在省長公署與佛山之間架起了天橋．可是陳炯明叛亂中山先生時，這佛山上的一切，便遭了毁滅．今日我們登山一覽，佛山祇剩了毁滅了以後的遺跡，斷碑殘碣，缺垣碎磚，那趙佗王造的五層樓，雖還支撐着，也就如風中殘燭，門楄半毁了．在膩煩不安的心境中，我們又下得山來．

歸途中也曾一訪六榕寺，寺塔半圮，禁人入覽，穿過幾處殿宇，又匆匆出來．暮靄中，過前淸王府街．據說，這裏在前淸時候，除了旗人，漢人如果進去，不但要受奚落，甚至性命上還會發生危險．現在呢，旗人是沒有蹤跡了，王府已經拆毁，成爲一片瓦礫場了．

我心中仍然覺得膩煩，雖然一天是閒逛去了．

東山百子路

近來在旅店裏常發見欺侮我這生客的事；但自從我叫他們夥計打了一次電話到東山蔣介石先生公館以後，他們態度便比較兩樣了．其實，蔣先生確是我景仰的人物，却無緣拜見過一次；然而我畢竟靠了蔣先生底洪福，在旅館裏茶房掌櫃對我，乃不敢簡慢．

在蔣先生府上的，是一位啓發我思想的師長，因此我有到東山去的機會．這東山，因爲大人物底家在那兒，也就家喻戶曉，不用搜尋，我底洋車，已在東山百子路上停了下來．

他門禁並不甚嚴，我向站在崗位裏一位少年軍人投了名刺以後，他便叫我隨了他通報站在門口的一位少年軍人，再由他將我名刺遞了進去，不久，便開了鐵柵，讓我進去．

這何嘗是一個大人物居住的所在？在我一瞥街景之後，我起了如此的意念．這裏是一座洋式的樓房，中間一條甬道，甬道東西各有一幢房屋，如此而已．除了門口有廣不過

五尺，高僅及尋丈的鐵柵有些異樣而外，其餘不是和尋常百姓家一般無二嗎？即就內室陳設而言，也是簡單得很．一間客廳，僅擺了七八張凳桌，已經不很寬舒了；雖然傢伙都是紫檀木的，然而也並非新製；一張寫字檯上堆積了些文件；文具是簡單的；廳後套間的門上，僅掛着兩扇紗布門簾：這是尋常人家都做得到的．可是祇有一件，僅僅祇有一件，乃能引起了我底全注意力，這便是牆上所掛的幾幅用寫眞法攝製的中山先生底手蹟了！手蹟上大都是雙欵，或在先生被難中山艦中時所寫贈蔣先生以獎其難中隨侍不離左右的熱忱的；有的是蔣先生自己撰了聯句囑中山先生寫的；有的是中山先生爲蔣母之壽而寫的．雖然眞蹟是已經爲了中原鼎沸而藏了起來，然而這些寫眞的字蹟，已經足够引起我對於中山先生底偉大人格的想像來．

我見過遺老遺少們所擺的官派了，自誇與虛謊，便是我嫌惡之點．你若是要造府叩謁，你必得　造二造而至無窮造，也許還是被擯於門外，受門子底奚落和訕笑而廢然以返！

這無怪乎我要謳歌南方了

乙丑除夕之歌

分明是爆竹底聲音，
何處又吹來了如許的歡騰！
除夕了！不似往年！
原來是
客裏一身輕！
看江上明燈；（珠江中有礁石，上立燈標。）
樹上綠蔭；
路上行人。

除夕

二十四年了，年年除夕都在家裏消磨過去，除了幼年的事已經忘去了外，這若干不同的除夕，都在一般的鑼鼓喧豗中過去了，永遠地過去了。這個除夕，却在他鄉作客，在先前是意想不到的。

人家很忙，而我却很閒散。我沒有債務追迫，沒有親戚酬酢，落得我逍遙自在，不愁什麼。下午，朋友余君來看我，邀我到他家去度歲。這在我是十分願意的，我可以藉此一覘廣州度歲的習俗，於是欣然應允了他。

朋友底哥哥是一位西醫，他佐了兄弟謙遜地招待我。他們給與我許多餚饌，豐富地擺滿了一桌，異鄉滋味，總有些不能下咽似的，並不是不好，祇是調味有不同，硬質的食物多些罷了。最後，他們底母親也出來招待，據說有大部份的年菜都是伊老人家手製的，這

使我頗不安。伊說了許多我聽不懂的粵語，龍鍾態度，手上皺紋，都顯示伊做了一生底賢妻良母了。我感到不安，我眞的感到不安！

飯罷，我們便出來到長堤旅館裏去，有的倡議到西堤去看蛋戶，說是今天晚上伊們都裝飾得異常好看，招攬狎邪客。我沒有興致，他們終於去了。

這天睡得頗早——年年此日照例都是遲睡的——聽爆竹四處環響起來，沿街上吽賣者用嗩吶吹的調子，也不斷地送入帳裏來，使我不能早早睡熟。

從軍

黃埔軍官學校在廣東大學招生，我正好那天有事到廣大去。應試的學生，無慮一二千人，個個都試着戎裝，雖然體格還未十分的結實，姿態還未經過糾正，然而一股英氣，已是逼人而來。

我知道他們都是具有砍砢不平的心境，抱着効命疆場的決心。鼎定中原，舍我其誰?這正是中國男子漢應該有的志願吧!他們面上個個都有微笑，這顯然可以證明他們是充分了解了『上黃埔去』的意義的在這微笑中，他們似乎有一種光榮的自傲合着譏刺似的，使我低下頭來，不敢逼視。

處於現今地位的中國，誰敢說『上黃埔去』是不正當的勾當，誰敢說好男是不能當兵，又誰敢說半部論語可以定得天下呢?老實說吧，這正是我們投筆的時候了，至少也是我們攜帶了筆去從軍的時候了。他們底自傲是當然的!我髣髴覺得古時斯巴達底男兒本色，又新生在我們底中國了。

新年

新年開來無事，便大半消耗在看報紙上，此地的報紙委實是沒有多看的滋味，專電

是舊的，假的，紙張是惡劣的，編輯是陳腐的，然而無聊中也祇有把它來消遣了，在這些新聞中，有一欵是頗引起我底注意的。

這位編輯者『慨乎言之』地說：今年的新正，是幾年中最有活氣景的一個年頭了。幾年來，年年有不幸的事發生，不是兵革頻仍，便聞盜匪充斥，簡直沒有一個年頭能舒舒服服過除夕的；今年雖然還有盜匪綁票或勒索的事，究竟還不能算多，人們雖不能歌舞昇平，而公園裏士女底蝟集，河南遊藝會底擁擠，馬路上鑼鼓底喧騰，龍燈底戲耍，也足够粉飾昇平了。

這正是我底幸運，在這個年頭，我恰巧到了廣州，與本地人共慶華年！他們眞的是在那兒歡騰，熱烈地歡躍，不像江南人，在此刼後新年，姑且聊備一格地攢眉苦笑！

茶寮中

臨別的前幾天，又和朋友上了一次茶寮。街名已忘懷了，茶居底名字記得是慶男樓。廣州茶居也和江南差不多。茶客嘈雜的聲音，名人字跡底懸挂，茶博士冲茶的伎倆，這都相彷彿；然而綴滿銅鑲葉片，點着熒熒燈火，挂了滿處流蘇和絃管的小舞臺上，常有一雙少女，對着茶客奏歌，却是件新奇的事，在我。正對着舞臺的幾桌位置，是熟客纔有特權享受，生客如我，當然祗有坐在牆隅了。這一雙少女，實際上是歌而妓者，稔客當前，伊們常秋波時送，笑靨頻來。有時曲詞拖腔未終，因爲稔客們底有意的逗笑，伊們忍不住笑——雖然是假笑——而伏案脅肩，媚態盈盈的。其實，曲不成腔是沒有多大關係。反正震天價響的鑼鼓，音尖極高的胡琴與管樂，已把整個的歌聲掩住，除了看見伊們嘴部時在翕張以外，是聽不出什麼腔調詞句來的。而一般茶客，也沒有那種狂呼亂叫的急色樣子。他

們說他們自己的話，看着歌妓們強顏的歡笑，輕佻的模樣，紅潤的面頰，已足够解頤了，他們何嘗希罕聽曲．

曲終了，歌妓們下臺與嫖客們搭訕着出去，嫖客們也走了，平常的茶客亦一一散去——茶居裏靜了．

蜑戶

珠江上有若干精緻的小舫，由女子駕駛；伊們跣足而不蓬頭，據說伊們多操皮肉生涯，運客載貨乃其副業．伊們日常都居水上，不大到岸上來，稱爲蜑戶．蜑爲蠻族，有的說是閩粵底原始土人，大概後來漢族勢力南侵，喧賓奪主，把他們從陸地上都擠到水上去，直至今日，他們祇能永居水上，並且受漢族移民底蔑視和欺凌．他們因生活艱苦，於是女子便不得不賣淫得錢，藉贍家計．可是伊們是有病的，凡是永居在水上的，都有這一種病症，

遺病症是大痲瘋．這是一個可以傳染的病，所以凡是伊們坐過的凳椅，用過的家具，你如果也拿來坐取來用，你便有傳染這大痲瘋症的可能．而且，你假若和伊們發生了肉體上的關係，伊們底病便會移給了你，伊們却霍然了．

髫齡在小時也聽見過這種奇事，在新劇舞臺上，似乎也看到有拿這種傳說來串綴成功的無聊劇本．如今到得此地，朋友們又如此地告訴了我．這也許是一種傳說而已，是否如此，我不能知道．然而，値此新春好景，東堤一帶一到晚上，伊們便來𦪇客人遊艇，設筵，或願薦枕席，客人下船的也復不少．如此，這種傳說，又不盡可信了．

新正初八，我首途到潮汕，輪船停在遠處，非用小船轉駁不可．所以，初七午後，我便動身，由逆旅中人代雇船隻，無意中雇到了一只蜑戶底船．因爲這時正是午後，還在閒空無事，所以來幹這駁運人貨的副業．

船上除我而外，前舷一女點篙，一中年少女副之；船梢搖櫓者也是兩個女子，一老一幼．伊們服裝不艶，可還淨潔，都赤着足，壯美得像男子一般，頭髮却梳得光可鑑人，式樣翻

新．伊們在現在是處於運駁客人的地位上，言笑絕不苟且，我無從見得其笑容．然而老女底一副老於世故而狡猾的臉，和少女灼灼風姿，善於撒嬌的神氣，不須十分留意，便可顯然地看出來．

點篙搖櫓都異常和諧而復輕鬆．不假用力，無用匆忙，輕易地駛過了船隻緊接的水道，船身既沒有過分地蕩漾，伊們亦絕未遭到因兩船互擦而引起的謾罵；點一篙，挽一櫓，在準確的方向裏，平安地到了江心．

前面是臨水而築的陋室，和我所乘的一般模樣的小舫，有不少在那兒，有些竟因潮退而淺擱在岸上了．有十餘跣足的少女，在許多小舫前後，馳逐嬉戲．伊們底天眞，遠望還有點可愛；然而近前一看，臉上的脂粉氣，證明了伊們是賣淫的蜑民無疑．料想夕陽一下，伊們將在東堤岸旁引游人入彀了．

我所坐的舫中女子，和伊們是相識的，在答和的說話中，我已經瞥見了赴汕頭的海門輪船．

別珠江

別了，珠江．半月遊程，於今終了，我又將匆匆歸去也．此行本出意外，意外天緣，得此已復知足，本不想什麼獲得．然而淡然忘懷，却也不能，卽使珠江並不戀我，我却對珠江生了好感呢．

海門船早晨七時已經啓椗，一覺醒來，推窗凝望，夾岸峯巒，被朝霧截去了半節，緩緩後退．珠江遠了呢，我想．從衣袋中掏出紙筆來，想在這裏扣留些跡象．

羨煞漁家女，

慣任在

這眉眼盈盈處．

無奈我緣慳，

也只由它去！
朝霧濕曈睛，
聊把闌干數。

鮀江之春

一

今年新正，由廣州便道到得潮汕，行色匆匆，便又束裝歸來。如今事隔半載，印象已極模糊，每欲在紙上留些痕跡，終於未成事實。日來伏暑困人，鄉間究屬涼爽，晚蟬嘶罷，與友人據廣場談往事，也頗具別趣。汕潮印象，在消暑的談話中又復顯然。於是閒裏鋪箋重寫舊事！

二

雖說除夕還纔過了幾天，而新年景象，在這裏已極消沉。沿街兜售的花炮綵紙，挨戶

的牌聲，那些江南新年的點綴，是絕無僅有的。我曾在元宵那天，在訪友人去的途上，見一個小孩擎了一盞魚燈，總算點綴了這元宵燈節。我們不由得會得到一種結論，覺得江南人是多少帶點享樂主義的，得一日閒是我福，雖說兵革連朝，室如懸罄，而逢到佳日，也要勉強破涕爲歡，坐享良辰的；不像這裏的人，終朝在孜孜矻矻的生活中，過了一世。

究竟這兩種不同的生活方法，誰好誰歹，自然要看着各人底性情而定。然而江南人享樂主義倒了極點，便成爲縱慾，這是無從掩飾的。

三

旅舍不甚舒適，茶役都是少不更事的童子。據說茶役因爲要求加薪未遂而同盟罷業，所以住客頗感不便。飯不能下咽，茶味也不好，要些湯水，簡直比什麼都難；他們洗足的桶，便是盛客人臉水的桶，在他們却並不以爲意。這總算是有名的旅店，其他更可想見了。

然而房價是一元六角，不折不扣。

四

遲時總該有亥時了罷：常常有兩聲竹柝，一聲金鉦，ㄉㄛㄉㄛㄊㄥㄉㄛㄉㄛㄊㄥ，從遠巷中透入窗櫺來，聲凄厲而逡廓。

問了朋友，纔知道這是賣藝童子沿街兜唱的聲音。

第二天到一家菜館裏，有人闖戶而入，把串綴成的一挂竹簡——像唱落子戲時用的竹簡——搖撼起來。朋友指着向我道：『這便是賣藝童子的領班，來兜攬生意的，一小時的代價僅八毫，而且任聽客點唱。』

移時，潮州音樂在隔室響了起來。我在牆隙裏一張，室中一中年男子，旁有兩妓侍酒，那領班的率領了三五個男女賣藝童子，年紀都在十一二歲之間，擁坐在一旁，手中拿胡

琴的，敲梆板的，擊鐘鼓的都有，領班的和以洋琴，多作變徵之音．一垂髮女子，據椅上，隨樂直喉，旁一男童和之，簡直無從知道他們唱的是什麽，甚至聽不出有什麽抑揚的音調來．我底朋友，像是聽得很有味兒似的，他說他能完全了解曲詞底意義．．

在潮州，演戲者一概是童子．我曾在一條馬路上，看見搭着一座臨時戲臺，扮演者也都是童子，看的人是多極了．我就想到，這裏的人太沒有娛樂了，遊藝場沒有，公園也沒有，連中國中下階級裏的人最受用的茶居也就寥寥可數．

五

到汕頭的第二天，東江行政大會開幕了．這是一個盛會，自從國民革命軍第二次到了潮汕，驅逐了陳烱明底餘黨以後，南政府接近民衆的計畫已經着着實現，這次集各界代表開東江行政大會，便標榜行政公開，在久蟄淫威下面的百姓看來，自然是歡迎不迭

的

我們總不能不嘆服國人底忍耐性吧。這裏——潮州，在被陳炯明盤據的時代，是何等地黑暗呢？軍閥們剝蝕了小民，土豪又勾結了軍閥來榨取第二次的脂膏。油乾了，血枯了，然而小民呢，他們不敢怒號；他們祇會嗚咽。忍耐到今朝，總算交了一點好運。

這正是他們怒號的最好時候了，還不趁這個時候怒號一下，年光是容易過去的呵！可憐，他們却已經是失去了怒號的本能似的，猶如罈子裏養大的人已經成了畸形，隨意想使動手足，不怕見得靈活了！

第三日大會，我在旁聽席上，佔據了一席。大會中發言的老是那幾個人，鼓掌與辯論，亦未見得十分確當。會中用的是國語，我總算懂得一點。這幾個主席團裏的人，以及教育界中的幾位領袖，措辭舉動自然還可以過去；其餘會員，有些不但言語幼稚，而且有的竟土得可以。這原不能怪他們，他們在罈子裏關得太久了，一旦去了桎梏，要善用其手足，當然是很牽強的。

朋友馬君，在汕頭教育界中是很活動的人物，他在行政大會中常常發言，常常有會員鼓掌歡迎的報答。在他發言以後，因此，他在會中就頗有許多事務可幹了，這樣他也當選，那樣他也當選，結果他是忙不過來，有些關於文章方面的事情，要我來幫忙。在我，反正在這裏沒有事幹，代朋友做些事也是沒有什麽。我每每爲他做了半天或者全天的工作。在我做完了工作，閉目凝神的時候，我每感到：這裏的人，大概罈子裏住得很久了吧！

其實何嘗祇有此地呢！在中國，你不是隨處可以看見許多在罈子裏住過或罈子裏住着的人們嗎？

六

偶然想到了薙頭，便跑進一間西式理髮店裏去。

理髮師似乎沒有江南的來得手段靈敏。我們在江南，試跑到理髮店去，立刻可以聽

到刀尖聲響，猶如連續不斷的鎝鎝的鐘聲，自成一種韻調．你如果是修面，你便覺得他們把薙刀運用得多麼如意，自上而下，復自下而上，正攻側擊，如入無人之境，你會被其催眠，沉湎在有律聲之藝化空氣中，感受了清浮的喜悅而不願抬開你底眼睛．這裏呢，那便差得太遠了．珠落玉盤的剪刀聲，你永不會聽見，剪聲緩得猶如斷續的寒砧，使你心焦，終於意頹．如果使用薙刀來掃除你底鬍鬚，他薙上一刀，便又放了下來，緩緩地找到了一張紙，把屑和着皂的短鬚，揩在紙上；如此，再又把你薙上一刀．你在此時也許會想，他底手節骨也許是生了毛病，也許是得了痙攣的病症；不然，他便是個低能兒．

江南人每每要以此自豪，說外省人都是呆蟲，都是笨伯．

固然，江南的理髮師，你會讚賞他底靈敏而且漂亮的薙法，同時你却也會感到他底輕浮；那裏的理髮師雖然笨拙，過後，你也許會感到這一刀一刀的沉着的力量吧！

七

大峯祖師廟裏香火着實盛旺，我和朋友到裏面參觀過一回，祖師座前擺着無數的泥人，據云，你若需要兒子的時候，你可以去賒一個泥人，你便可以立刻有兒子了．沒有呢，那不必說；如果是有的話，你可要還一雙．這泥人是極好玩的，因爲可以賒去，照例會逐漸少起來；如今反多得堆積起來了．神道設教，在我國眞是有無上的權威啊！

八

安濟聖王是個蛇精，甚著靈績，潮州人虔奉它的，頗不在少數．這次汕頭人迎了來，給它出會，我適逢盛會，私心自幸．賽會排列，不甚闊綽，輪閣高蹺以及肉香爐之類，我並未看

見，遠不若江南這般窮奢極欲．沿街跪接聖駕的，簡直是沒有，外虔內黠的佛婆也未看見．在這種地方，亦可以悟出一點異相來．

看客們自然是一般地擁擠得非常，鞭炮聲竟延長到二十分鐘之久，氣概總不能不算是豪放了，雖然沒有江南人那般纖巧．

九

這裏的女子，小脚的簡直沒有，亦足的也是僅見，至少也得穿上一雙木屐，槖槖之聲，隨地可聞．

一天因事出門，無意中碰到一持杖的老年婦人，伊底足却是小的，而且竟小得可以．伊底弓鞋下面，在脚跟上裝着一塊木頭，這樣，伊底脚尖便着了空，走路的時候，足趾是永遠不運用的，闌姍細步，一望而知爲受過桎梏的．

我在汕頭十天，祇看見了這麼一個小足的婦人．

十

同學郭君從潮安到這裏來，預備到廣州去，無意中碰見了，約我晚飯後到他那兒去．飯罷，我同馬君眞的去了．

一間樓廳，並不十分精緻，可是舊戶人家底布置，總有些風雅：坑几上首，安排些古鏡瓷瓶之類；壁上也掛些時人書畫．我們三人，清談往事，把幾年前學校裏的事，都一件件搬出來做談助．講得起勁時，甚至會手舞足蹈起來．對學校生活，不禁油然生出一種好感，彷彿回到兩三年以前，做學生時那種任性不羈的樣子來了．

旁有僕人烹茗，一柄小炊壺，等清水一沸，便提來給我們冲茶，茶壺茶杯都小得如同小人玩的恩物一般．我們一口一口地啜，味輕澀而有餘甘．這便是所謂「吃工夫茶」了．

吃工夫茶，原來雅人騷客底事，倥傯如我，居然會一度嘗味，散淡之情，自易感到。可惜烹茶的不是乳氣未乾的童僕或垂髫的小婢；不然，圖卷上道貌岸然的古人那種屈膝談心的神氣，我們不也能彷彿其一二而暫作古人嗎？

十一

『五卅事件，在上海恐怕是被人遺忘了吧，我想！』朋友說：

『唔，有點像，』我答。

『這裏還是一般地熱烈着呢！』

『哦。』

『豈但熱烈而已，到底還做出點事來。』

『哦。』

『你看在馬路上，有幾個洋鬼子在那兒逍遙着呢？他們都被逼而他去了。僕人們不去做工，買小菜要自己上街，說不定還要受了奚落回去。洋鬼子在這裏簡直是不能生存了，他們有非走不可的形勢。』

『哦。』

『那碼頭上的工人可更厲害了。英船停在岸邊，堆積在貨艙裏的貨色，碼頭工人竟拒絕搬運，外國人自己人手極少，祇有眼對着貨包發忙，動彈不得，沒奈何祇有原班帶轉了。滿載而來，一絲不動地又滿載而去，白白地空跑了一趟，如今，他們已不再來了，反正來了也是無用。』

『哦。』我終於無言，覺得他底話是極有力量，一句句地壓在我身上。

十二

我也曾想像過中國官廳的神氣十足的架子了;我想像他們還未脫前淸官僚底習氣.我深愧而且深恨我在民國沒有看見過大官,可是小官總還看見過幾個,他們底氣概已就凜凜然了.

在此地,軍長,行政委員,以及縣長之流,倒看見了好幾個.官派大概已沒有了,官樣文章的虛套也已甚少,在我們中國,這又是一個特色的地方.

一天早上,我到一位縣長那兒去.他還高臥未起,被擱在客廳者有十分鐘,他披衣起來,趿了拖鞋來和我談話.這已經很不成樣子了,在老輩看來.又有一次是某地方開會,主席的是這裏的最高行政長官,會散後,主席底夫人竟跑上主席台上,和他切切私語,那可更不成話了.同時,在散會之前,一位類似工界或農界的代表,立起來和主席據理大辯起來,主席倒無可奈何.這不簡直是目無長官,妄自僭越嗎?

所以,有些人說,再下去做官是不容易了,不但難做,而且做了也是無味.誠然,誠然!

一九一六年,八月,追記.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初版
一九二七年六月再版

實價大洋五角

倥傯

著者 王世穎
發行者 開明書店

發行所 上海北市寶山路寶山里第六十號 開明書店